



鐘聲

ZHONG SHENG

第二十八期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迎新 国画 周增棠 65届高中



素描两幅 胡道生 65届高中

封面：
余晖 油画
胡道生 65届高中



湖畔 水彩 汪维雯 59届高中

曾经辉煌，永远骄傲： “钟声”精印版暂停且寻求人才

“钟声”自1994年创刊至今已经是第28期，也就是我们北美位育人整整走过了28年。从初期简单数页的版面，到如今彩色精致近百页的出刊，圆满汇集精彩的报道回忆诗词绘画摄影书法等，每一期都是位育人的奉献，时间，知识，才能和劳力。衷心谢谢大家。

时代变化确实太快了，每一年印刷邮寄“钟声”年刊的费用在上涨，而且在新媒体、自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的冲击下，除了我们昔日至今的出类拔萃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论语·为政》篇有孔子人生为学进德的自述：“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年来，服务组负责征稿编辑出版的位育人已经纷纷“从心所欲”并渐入“力不从心”的无奈时代。

在第28期出版以后，“钟声”将暂停出版，并作战略战术调整。服务组全体成员对这个结局，早就料到，只是心有不甘。故在此恳寻对编辑排版有兴趣有经验，并甘愿服务校友的位育人，自告奋勇地承担出版责任，负责组织新的年富力强的编辑组。一旦人选确定，“钟声”将再回荡。

有意于志愿担任钟声编辑工作的校友、老师请联系：

吴攸承 nickwu@aol.com，蒋文奕 gracejiangwenyi@hotmail.com

我们位育人巅峰时代，“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惊回首，已过整整半个多世纪。

我们位育人任重道远，始于上海盛于全球，马不停蹄，一肩风月，寻寻觅觅，筚路蓝缕。

我们位育人总在案头，圣地红楼温馨的明灯，照亮着每一张辛劳书桌，鼓励进取成功。

我们位育人创造过辉煌，也赢得过赞许，在二十八年亲切的北美钟声下，亲历世事变迁。

位育人天生具备潇洒与浪漫。并不是所有的告别，我们都得黯然神伤。有些告别，其实是可以浪漫的，有如李白跟汪伦的踏歌作别；也有些告别，其实是可以潇洒的，有如徐志摩再别康桥，只是轻轻地挥了挥手。

服务组会发扬位育固有作风，坚持鼓励促进校友、老师的交流互动，继续维持更新网站运作和建设，妥善透明地掌握会费开支等，让“钟声”进入到新科学时代。

服务组全体成员致意 2022年元月





ZHONG SHENG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第28期 2022年元月

编辑、设计

周家钧

组稿

瞿德霖, 周家钧, 蒋青,

王家斌

中文校对

蒋青, 余振中, 王家斌,

周家钧, 瞿德霖, 华非非

会员信息管理

郑晓群, 罗首初, 华非非

投递

周家钧, 吴攸承

3 位育中学一些老照片
黄承海

9 忆李平钧先生二三事
刘建

10 朱耀坤老师鼓励我当英语老师
王家斌

11 留德回忆之六：二战的伤痛
叶秋怡

13 缤纷
胡道生

14 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
李禹

15 吉力立诗词
吉力立

16 “啊德霖！”退而不休的记忆
瞿德霖

21 打油诗两首
周国辉

22 隔洋掀艺浪
汤沐黎

24 朝花夕拾
孙雯

29 随笔三篇
李嘉曾

31 “啊德霖！”K无轨电车
瞿德霖

34 养鸡随谈
张人德

38 随感两则
柯晓明

41 牧场岁月：养牛挤奶（二）
叶秋怡

45 成功与磨难
周家钧

51 会员通讯录

59 明州校友团聚

60 会费收支表

封面 余辉
胡道生

封一 迎新
周增棠

素描两幅
胡道生

湖畔
汪维雯

封二 酷鸟
虞重千

腊月 and 放牛
叶秋怡

封底 大侠谷
汤沐黎

位育北美校友会的收款、出纳员为郑晓群、罗首初。

我们代表所有会员向在今年会费，捐献和赞助收支表中列出的老师和校友们致以感谢。由于你们的热忱与慷慨，校友会得以出版会刊《钟声》，维持网站和开展活动。

2022年起，由于《钟声》暂停出版，位育北美校友会也相应**暂停收缴会费**。何时恢复收费，服务组将另行告知。

校友会将继续维持网站运行，依旧鼓励校友们登记加入校友会，积极参与会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并欢迎会员们自愿随意捐款或赞助。付款可选用以下任一方式：

1. 运用支票或 Online Banking Payment,
请付: Xiaoqun Zheng
zxq3924@gmail.com
40 Puddingstone Way, Florham Park, NJ 07932

2. 运用 PayPal (pay Friends & Family),
请付: weiyu51na@aol.com

每次付费请务必注明您的**中文或汉语拼音姓名**，以防记录存档有误。

位育中学一些老照片

黄承海 老师

近阶段整理个人资料时，找到几十年前在五十一中学工作期间一些旧照片，拿在手中，久久凝视，勾起我对五十一中学老同事和学生们的思念之情，至今仍感十分亲切。我选了二张照片，试着向几个老同事和学生转发，让他们辨认一下，是哪几位老师。竟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纷纷来电，希望我介绍拍摄的过程，帮他们回忆照片上的老师名字和现在状况。有好几位还希望我再多提供几张照片。在美国的六五届（五年制高中）校友周家钧、王家斌也来电，打算在位育中学校友会的刊物《钟声》上选登。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于是我仔细地从一大堆材料中又找到了十几张。我感到挺惊奇的是，翻到的照片，基本上都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也记得照片中的教师、学生的名字，拍摄的地点等。我从中又选了一部分，作了简单的文字说明。如果大家有兴趣，能帮你们一起回忆起难忘的学校生活，我就很高兴。我和赵家镐，潘益善，徐鞠令，殷蔚芷，曹建中等都是1961年前后进五十一中学当老师的，整整六十年了！我自觉身体尚健，记忆力也不错，很想抽空把几十年前的学校生活，各位老领导、老同事和同学们的一些有趣和有意义的事回忆并写下来，表达自己思念和感激的心情。我曾在十多年前为你们的《钟声》写过一些文章，也与一些校友常有联系。遥祝你们的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一、校运动会上的“特聘”裁判员

六十年代初（1963年前后）的一次校运动会上，由于体育教师忙于各项赛事的组织安排工作，径赛终点的裁判工作比较紧张，没法安排体育教师来负责，就临时邀请其他学科教师来“救急”。经过短短几分钟的“培训”，这几位教师就上岗执行任务，他们以专注、认真的态度，顺利完成“计时”的裁判工作。

当时，我自告奋勇担任比赛现场的摄影师，看到终点裁判台上各位老师工作的神态令人感动，我就随手抓拍了几张。当时我是使用苏联制造的“卓尔基”牌135相机拍摄的，一个胶卷可拍36张，每张照片相当1寸“报名照”的大小，胶卷和照片都是我冲印的，质量欠佳，不太清晰。

各位校友，你们能说出这几位老师的名字吗？他们当时各任教哪门学科？还有印象吗？



最下面一排，从左到右，蒋衍，朱嘉柏，潘益善；最上面的是李莲宝老师，他的右面是谢志民老师。中间女士是喻昌楣老师，喻老师上面是曹建中老师。

二、五十一中学三十年教龄的教职工合影



这张照片拍摄于86年9月9日教师节，在五十一中学的操场（背景是红楼）。当时，朱家泽（前排右4）已调任徐汇区政协主席。李楚材（前排右5）在1984年10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为五十一中学名誉校长。当时的校长，是赵家镐（第2排左5），支部书记是新到任的李骏修（第2排左2），原支部书记朱彭令已退休了（第2排右2），副校长庄中文（第二排左4），徐鞠令（第三排右1，工会主席），黄承海（第二排左1，时任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其中赵家镐、李骏修、徐鞠令、黄承海当时还未到三十年教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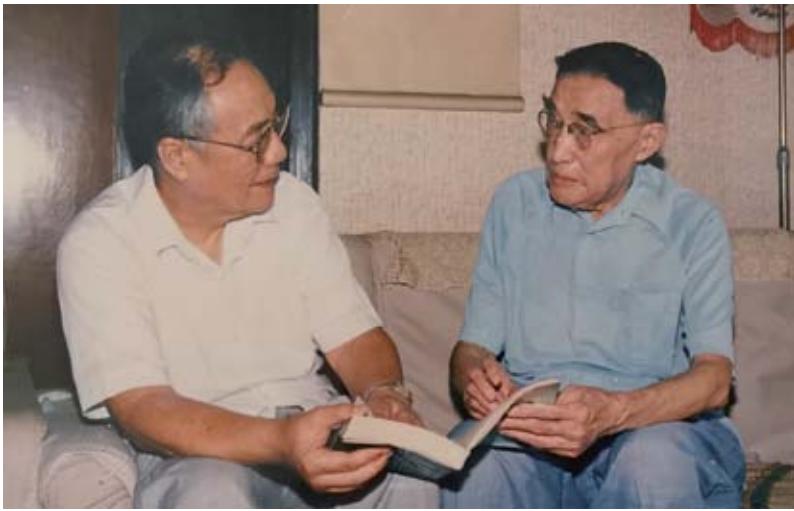
这张照片比较清晰，五十一中学的老教师基本上都参加了，其中有陈冰清、鲍文希、朱嘉柏、范若良、杨光明、徐岑芳、李引弟、倪友兰、朱彭令、金晨光、李莲宝、叶宣嫩、蔡啟凤、张嘉荃、潘承芬……大家的神态都很好！这是一张很有意义、很珍贵的照片。

三、在蔡光天老师家里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5年左右，在蔡光天老师家里。当时蔡光天老师已是上海的名人，但对五十一中学的老同事和学生们仍很热情。记得当时他一度热衷于对文物、字画和老家具等的收藏，为此在原卢湾区的瞿溪路上有一个规模不小（有十几个房间）的收藏馆。在北京西路他的家里也收藏了不少文物、古董。常邀朋友们去参观。某日，他邀我们几个五十一中的老同事（记得还有蒋衍、刘光坤夫妇等）在静安寺附近一家餐厅欢聚，他很开心。散席后再邀请我们去他家参观、聊天。



左起：蔡光天，朱家泽，黄承海，陈文翰



四、位育中学的两位老校长：李楚材和朱家泽（照片摄于1993年的六、七月间。）

一天，李校长打电话给我（当时，我任区委副书记），说有事与我商量。当天下午三时许，我如约去他家（襄阳南路，位育中学隔壁）拜访。进门时，发现朱家泽同志也在。我们在一起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发现两位老人的情绪很好。我当即向他俩建议，为他们拍几张合影（当天我正好随身带了一架照相机）。他俩很高兴地坐在一旁的长沙发上，让我拍了几张。李校长当时含笑对我说：“我俩共事合作了几十年，还真没单独在一起拍过照片呢！”几天后，我分别送照片给他们时，他们拿在手里久久凝视，都说很喜欢这张照片，甚觉珍贵。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照片和底片。

大家都知道，李楚材老校长是中国知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感染。1943年他在位育小学的基础上扩办位育中学，担任校长。他尊崇陶行知办学精神，把教书育人结合起来，积极试验学制改革，探索改进教学方法，倡导培植优良的校风。

朱家泽在1946年就应李校长之邀来位育中学担任教师，训育主任。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并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1964年秋，李校长调任华东师大教科院研究员。1984年10月被市政府任命为五十一中学名誉校长（当年全市任命八位名誉校长，我区的叶克平、赵宪初被分别任命为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名誉校长）。当时我任徐汇区教卫部副部长，有幸参加在上海展览中心二楼宴会厅举行的任命大会。汪道涵市长颁发名誉校长证书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也用相机拍摄下来了。

朱家泽同志在文革后，调任区教育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南洋模范中学校长，支部书记。1986年调任徐汇区政协主席。1992年离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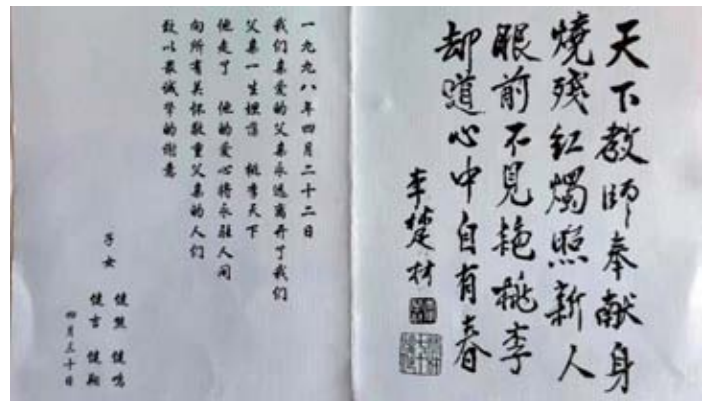
李楚材、朱家泽分别于1998年、2009年过世。当时我曾撰写了《尊敬的师长，真挚的朋友》一文表达对朱家泽同志的深切怀念。

李楚材、朱家泽两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深受位育中学师生的尊敬和爱戴，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关于位育中学校名的变迁说明：

1943年，李楚材校长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位育小学的基础上扩办私立位育中学。校址在襄阳南路358弄15号。1956年改为公办学校，更名为“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据说该校名编号是全市的首位）。校址迁到复兴中路1261号，并新建了南楼、北楼、实验楼等新校舍。1960年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文教方面的先进单位（李楚材校长赴北京受奖），成为上海颇负盛名的重点中学。1960年起进行五年制学制的试点（五年一贯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1965年，第一届（60年至65年）五年制试点年级共180多名学生毕业，取得丰硕的成果，社会反响很好。第二、三届（即66、67届），因“文革”而中断。

1987年，恢复位育中学校名。1997年，区政府决定在徐汇区南部华泾地区为位育中学新建了占地面积达184亩，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复兴中路校区占地17.4亩，建筑面积9380平方米）的新校区。是一所现代化的寄宿高级中学。拥有比较完善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天文台以及标准田径场、室内游泳馆等。1998年位育中学高中部搬迁至新校区（复兴中路改为位育中学初



李校长家属为李校长的过世发了颇具特色的讣告

中部)。从1995年，赵家镐担任位育中学校长期间（2004年被任命为位育中学名誉校长），顺利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并开创了位育中学更新的工作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五、参加72届（2）班学生毕业四十周年的聚会（摄于2012年5月）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学校的老三届（66、67、68届初、高中）先后“毕业”离校后，陆续招收了69、70、71届初一新生。当时，已取消了升学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根据学生户籍对口就近入学的办法，五十一中学招收以新乐街道为主的小学毕业生。

我刚送走67届（五年制高中）的毕业班，即与一批同事组建了学生人数众多（14个班级800多名学生）的71届（后改为72届），任年级组长兼（2）班的班主任（教数学的叶宣嫒老师为副班主任）。当时学校的教学秩序还很不正常，这三届小学“毕业生”在社会上闲荡了三年，受“无政府主义”和“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不少学生没有学习积极性，缺

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甚至沾上不良习气。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常常无法进行，受到很大的冲击！年级组中许多优秀的、高年资的教师都束手无策，十分艰难！但年级组的老师们，出于教师的责任感，仍竭尽全力，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学生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与我合作共事三年的叶宣嫒（后来是蔡啟凤老师）都是教学经验丰富、很优秀的老教师，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我们三人带教的班级还是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并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2012年恰逢他们毕业四十周年，学生们发起和认真组织了一次纪念聚会活动并热诚邀请我们三人参加。时隔四十年，学生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了！都有长足的进步，服务于社会上的不同岗位，他们看到我们三人，都深情地招呼致意！我们深受感动，无比高兴！聚会时，他们特地定制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在活动结束时，特邀我们三位当年的班主任切蛋糕，与他们一起分享快乐的时刻！最难得的是，当年我73岁，蔡啟凤85岁，叶宣嫒93岁。叶、蔡两位老师还健在。看！那一刻，叶老师、蔡老师精神状态多好！多开心！这些照片及全班的合影我一直收藏着，十分珍惜！



六、体育活动照片三张

两张是校田径运动会的照片，跳高那位同学不知是不是65届高三（2）的吴士琪？跑步的两位同学我记不起了。不知在照片中能找到熟识的同学吗？

在文革期间，曾在襄阳南路207号幼儿园内，部分师生自己动手修建了一所设备较简陋的游泳池，一度深受师生们的欢迎。游泳列入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多次举办小型的游泳比赛。在照片中能找到熟识的老师、同学吗？





七、体育教研组全体教师在校组长黄楚九老师的带领下，在操场作步伐操练。

（摄于1982年前后）

当时学校排球队的教练（男、女）是谁你会记得吗？

八、72届年级组全体教师在开会

（摄于1970年前后）

你能找到认识的老师吗？你们知道这张照片拍摄的地方吗？



九、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前后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五十一中学的几位老领导先后调离或退休：鲁夫（校长、支部书记）调任市二中校长、书记；朱家泽调任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代局长，之后又兼任南洋模范中学校长、支部书记，徐汇区政协主席；张华（文革中从区机关调任校革委会主任、支部书记）调回机关任职区人大办主任；柯从绳调任徐汇中学支部书记；教导主任陈冰清退休……。1978年初，张启昆（文革前任南洋模范中学支部书记、副校长）、陈炜（文革前任天钥中学校长）调任五十一中学主要领导。那几年，是五十一中学最艰难的时期，校领导班子不全，许多老教师退休，学校的教学秩序等还不太正常……。他们到任后，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尊重



后排（左5，4）分别是：
到任不久的张启昆（校长、书记）和陈炜（副校长、副书记）

教师，努力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经常深入教学的第一线，找教师谈心，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教师的意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工作，勇于探索、创新。他们两人还经常分别去一些老教师（如张嘉荃、陈冰清等）家走访，了解情况，解除他们工作的种种思想疑虑等等。在很短时间内，教职工的积极性就充分调动起来。多年一直病休在家的张嘉荃老师，身体健康大有好转，不久就来上班，一直热情、耐心带教几个青年教师，十多年坚持不断，令人感动。陈冰清也应邀坚持来上班，担任学校的顾问，实际上起了主持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重任，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两位领导的带领下，五十一中学工作达到新的水平，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2年6月，五十一中学被评为全国“五讲四美”的先进集体。不久，五十一中学恢复为重点中学。

1983年前后，他俩分别调离五十一中学，陈炜先后任区教育局副局长、副区长、宣传部长。1986年调静安区任区委书记、静安区人大主任，1996年离休。

张啟昆1984年调任徐汇区教育学院院长、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于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8年入党，曾任明德女中教员、教导副主任；震旦附中教员、党支部书记；南洋模范中学副校长、党支部书记，1985年离休。他毕生从教，治学严谨，注重优良校风的培养，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在教育、教学规律的探索和学校管理的实践中作出显著成绩。他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深受教职工们的尊敬和爱戴。2001年6月病逝，终年77岁。他们两位在五十一中学时间虽不长，但对五十一中学优良传统的恢复、发展贡献很大！是人人称赞的好领导！

十、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1年5月。



前排左起：徐大年，黄承海，孙欣耕，胡蔚英，叶宝康，殷蔚芷，赵家镐
后排左起：金荣熙，陈文高，火观民，白铃，潘益善

记得两年前碰到胡蔚英同志（52年至64年五十一中学党支部书记）时曾聊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进五十一中学的十几位青年教师时，他饱含深情地说，他很想念大家。他今年已九十高龄，而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年教师亦已过耄耋之年了！六十年了！当初的几位老领导，如李楚材，朱家泽，陈冰清等都已过世多年。而胡蔚英同志虽届九十，但至今身体仍很健康，思路清晰，表达流畅。64年调离五十一中学后，一直在区政府机关工作，文革后，曾任徐汇区区长、区政协主席。93年离休后，我们仍经常见面联系，倍感亲切。这次聚会由赵家镐和我发起，在沪的当年几位青年教师都参加了！



欢迎观览 北美位育人网站

www.weiyu51na.com

忆李平钧先生二三事

刘建 84届初中

前几天上推特，偶然看到旅德著名学者仲维光先生提到邓拓，说：“邓拓那批人，那代人智商都没有问题，甚至都非常精明，这曾经是困惑20世纪知识分子的噩梦！”我情不自禁，给他回了两句邓诗：“一支秃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没想到他一天后回复：“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一枝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泼干水墨是平生。板桥不在虹桥在，无数青山分外明。这首确实是最喜欢的邓拓的诗，50多年前初中时就背诵了，铭记在心。胸中豪情，眼下江山，人生砥砺，尽在笔下！活到此处，不没一生！”

经历过文革的仲先生如此喜欢邓诗，我没有想到。同时，他指正了我的一处错误，“一支秃笔”，应当是“一支画笔”之误，但是我却认为，在此处，“一支秃笔”比“一支画笔”更传神，更符合邓拓的身世和当时的心情。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共产党内的一支笔杆子，自1949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57年1月，当别的报纸都在积极“鸣放”时，他主持的《人民日报》却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还阻止了报社许多人的鸣放，使他们避免了成为右派的厄运，由此招致毛的臭骂，称其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被迫辞职赋闲，文革开始后更被迫以自尽谢罪。这首诗是他下台两年后参观扬州郑板桥故居时所作，以郑板桥为寄托，宣泄其对自身遭遇的不满，所以此处“一支秃笔”似乎比“一支画笔”更传神和贴切。而追本溯源，这个修改所来有自，此时，我的眼前浮现出第一个向我传诵这首诗歌的人，和那一手飘逸华丽的板书——他就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李平钧先生。

算起来，那还是1980年的春天，因为父亲调动到上海海关工作，所以我们举家搬到汾阳路上的一套海关公寓居住，于是我便从虹口区的澄衷中学（当时还叫58中学），转入到徐汇区的位育中学（当时叫51中学），读初一。虽说都是区重点，门当户对，但51中学是上海滩上只角里响当当的名校，录取门槛很高，不容易进。我父亲通过海关的关系，和51中学的潘承芬老师打了招呼，才破格允许插班了。但虽说托了关系，还是进行了语数英三门课的入学考试，成绩过关才行，所以不属于开后门。进了位育后，第一件感到新奇的事，就是学生称任课老师为“某先生”，这在文革后不久的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看来位育还保留着尊师崇教的好风气。

第二年初二，我们有了新的语文老师，听说是一个右派，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见过右派长啥样，很好奇。上第一节语文课时，我们见到了他，就是李平钧老师。他那时有五十七八岁吧，中等个头，发有白丝，着一件旧而干净整洁的中山装，偏瘦削，背略驼，但是两眼炯炯有神。他的知识面极广，虽然教语文，但是在介绍课文的作者和时

代背景时，往往文史哲火力全开，内容生动，功力非凡，很快地，语文成为我最喜欢的课目了。他的记性也极好，书法更佳，写得一手华丽的羲之体行书。

他常常在开讲正课前几分钟，给我们在黑板上默写一首唐诗或者宋词，讲解内容，介绍背景，听得我们如痴如迷。他对诗词格律很有研究，通过讲解平仄声韵，让我们体会古典诗词抑扬顿挫的妙处。回想起来，这些启蒙对于初中的我们，都是弥足珍贵的，知道美，懂得欣赏美，是要从小开始培养的。

可能由于右派的经历，李平钧先生对人很客气，甚至谦卑。他喜欢抽烟，课间休息回来，身上常有烟味，后来才知道，他患有肺气肿，所以讲课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他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所以我们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划为右派。但是有一天，在我们的课文中，有一篇《燕山夜话》的文章，启动了他的心弦。课间，他转身在黑板上默写了郑板桥的这首名诗，并且把“一支画笔”，写成了“一支秃笔”。他告诉我们，邓拓是党内的才子，他的文，思如泉涌，而他的诗，格律严谨，朗朗上口，是拿得上台面的，与毛主席可以一比。

那天的高潮，是讲完这首诗后，李平钧老师又在黑板上书写了邓拓的另一首诗，就是在1959年人民日报社召开的欢送会上即兴所作《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云：“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笔走龙蛇”地写完板书后，李平钧老师向我们吟诵一遍，目光朝向远方，两眼炯炯有神。我总觉得，他在邓拓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在邓拓的诗句中，抒发了他自己的情感。

李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语文，我还记得在最后一堂课上，他看时间还有余，就即兴给大家表演用苏北方言朗读《西游记》片段，引得大家忍俊不禁，当读到猪八戒“急转身，跑了个猪癫疯”时，整个课堂笑翻了天，我们真没有想到过，语文课还可以这样上。可惜第二年，他就转教其他班级的历史了。现在想来，他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根底，放到今天做大学教授，也是名副其实的，可惜不知何故，在中学里屈就了一生。当然，这反而是我辈之幸了。

由于高中时考入复旦附中就读，我和李平钧老师很少再谋面了，唯一记得的一次，是和同时考上交大附中的史建平同学一起回校，见到了他。那次他提起，因为一个词语出处，给时任《汉语大词典》主编的罗竹凤去了一封更正信，得到了罗的肯定回复，因此很兴奋的样子。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由于被打成右派，他一直没有机会正常走上课堂，家庭生活也非常拮据。在这种情况下，能凭自己的学识，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还是会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在六四后的两个星期。我清楚

地记得，1989年的6月10日，我从北大研究生院出发，坐公交车去北京站，转乘火车回上海。沿途经历了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看到长安街上弹痕累累，坦克车履带痕印还没有清理。火车上，车厢里空荡荡的，大概整个列车只有几十个乘客吧。回到上海后，气氛异常压抑，我从北大这个风暴眼回来的人，成为敏感源，父母也不断叮嘱我不要出门会友，不要说北京的事。无比郁闷之中，我找出了李平钧先生的地址，他住在东大名路，恰好在我外婆家附近。于是我找一个去外婆家的机会，下午顺便拜访了李平钧先

生。我的到来，对于他显得很突然，我向他全盘告知了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和我满怀的郁闷和愤懑。原本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什么安慰的话，或者警示也好。但是那天下午，他只是喃喃地说：“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同时，不停地咳嗽，目光炯炯地望向远方。我至今在想，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博的文史见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应该会有很多感慨或者洞见吧？而他终于没有说出来。借用他教给我们的一句唐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朱耀坤老师鼓励我当英语老师

王家斌 65届高中

母校的老师不但在学校里给我们传授知识，在我们毕业以后，只要有机会，还会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给我们勇气，帮我们一把，让我们的步伐更稳健，能走得更快，更远。朱耀坤老师就曾经在

我毕业后帮助、鼓励过我。

1972年以后上海出现了一股外语热。电台里开始办起了教英语、日语的节目。新华书店出售电台外语节目的教科书时，书店外排起了长队。

我在上海郊区颛桥的七一拖拉机厂（1972年3月改名为丰收拖拉机厂）当工人，那时已经调到教育科当老师，给刚分进厂的70届的学生补习文化课。厂里也有人提出要开业余英语班，厂教育科贴出招生布告后有二十多个人报名。教育科的领导要我教这个班。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心里却没有底。离开学校已经六年多了，虽然没有放下过英语，工作之余常常找点英语资料看，也翻译过一些文章，但要去给人上课，要求就高了。报名的人里有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有跟我一起进厂的六五届的高中生（不过是读俄语的），还有比我低几届的五十一中学的校友，我不敢也不应该敷衍了事。热处理车间的一位技术员一直在坚持自学英语，买了朝鲜出版的“平壤时报”（Pyongyang Times，这是当时唯一可以买到的几份英语出版物之一），一篇篇文章看，还常常来找我讨论。像这样的学生还有几个。我觉得如果要教就要教好，否则对不起大家。

这时我想起了母校的老师。我应该找他们给我拿拿主意。大约是在1968年秋，我们厂派出了工宣队进驻五十一中学，以后学校老师、学生就常常到我们厂来劳动，我见到老师们的机会多了，对他们的近况也了解得多了。厂教育科叫我上英语后，我趁星期六下午回市区到五十一中学

去了一次，找到了朱耀坤老师。

朱老师是我中一、中二时的英语老师（1960年至1962年），同时还是我们班的副班主任。班主任是田丽云老师。我们是第一批五年制试点班，外语教学试行历时一个月的听说阶段，为我们这一届的学生的外语口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这一段时间里，不发教科书，不教字母，就是训练英语的听和说的能力。上课时由朱老师领着我们大声念单词，句子；稍有基础后又开始练对话。有时候朱老师在黑板上挂一幅图画，让我们说跟图画内容有关的句子。当年小学生不学外语，所以我们大部分人进了中学才第一次接触英语。朱老师很有耐心，一遍又一遍带着我们练习，纠正我们的发音，领着我们一步步走。听说阶段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打破同学们怕羞的心理，冲破障碍，开口说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在普通中学口语训练方法上，这是个很成功的尝试。

1972年那次我见到了朱老师，她很高兴。我跟她是在南楼一楼的教师办公室里谈的。我把我的情况和想法告诉了她后，她把我带去的我自己编的几课课文看了一遍，又找了一段课文让我念。然后她把书本一合，语气很肯定地对我说：“Very good! 很好! 你就放心去教吧，不会有问题的!” 听到朱老师这样讲，我放下心来，有了自信，回到厂里就开始上课了。

厂里的业余英语班是每周一个晚上。当然，跟其他业余课程一样，一开始来上课的人很踊跃，后来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当时工厂里的会议、政治活动多，而且都是放在下班以后。如果时间上有冲突，则一定是业余教育的课程让路。最后只有两三个人来，再后来就办不下去了。

我教英语只教了不长一段时间，但五十年前朱耀坤老师说的一句“Very good”，她说那句话时的关切、勉励的神情，却是我一直忘不了的。谨用这篇短文表达对她的感激和怀念。

1987年复活节假期，春光明媚。我与三位好友相约去达豪游玩。达豪是位于慕尼黑西北16公里的一个小镇，它的出名，不是因为镇上有路德维希二世建造的王宫，而是因为臭名昭著的达豪集中营。

我们四人骑着自行车，从加兴出发，一路向西，一个多小时后，来到达豪集中营纪念馆。首先去参观展览厅，了解达豪集中营的历史概况。

达豪集中营是德国纳粹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建于希特勒上台的那年：1933年，其初衷是囚禁政治异见分子，压制任何反对纳粹的人。后来，这里变成了进行种族屠杀的死亡营。从1933年至1945年，达豪集中营囚禁过20多万囚徒，7万多人被折磨致死。

二战期间，纳粹共建立了49座这样的超大型集中营。达豪集中营的指挥官叫特奥多尔·艾克，以凶残著称，他被任命为所有纳粹集中营的监察长后，要求其他集中营都按照达豪集中营的模式运作。所以，达豪是纳粹残暴罪行的始发地。

我们从展厅出来，接着去参观当年的囚室和毒气室。毒气室墙壁上残存的受害者的抓痕，控诉着当年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最后去看纪念馆播放的电影。1945年4月，苏军与盟军攻入德国本土后，推进迅速，当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时，纳粹守军来不及毁尸灭迹，美军用电影记录了



在达豪集中营纪念馆大门前留影

当时的景象。电影中一堆堆骨瘦如柴的尸体的画面至今难忘。

复活节假期结束后，我到研究所上班。工作前先和德国同事聊天，讲述各自的假期。当我说起在假期里去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原本热闹的聊天一下子安静下来，德国同事们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各自走开，开始工作。

德国同事们的反应令我错愕。平时我与他们聊天，也会提到二次大战。他们向我描述二战后期德国遭受盟军轰炸的惨状。例如，慕尼黑被炸得几乎成了平地，从位于城市周缘的西瓦平区，向市中心望去，直接可以看火车总站。讲起当年盟军对德累斯顿进行密集的轰炸，那著名的圣母大教堂虽然没有直接遭受轰炸，在周围建筑都被炸起火之后，大教堂最终也起火倒塌。

然而，德国同事们从来不提纳粹集中营。这些德国年轻人都是上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是二战后的第二代，他们没有参与对犹太人种族灭绝。但是，当我提及达豪集中营时，从他们的反应中，明显感受到他们为上一代人的罪行感到耻辱。

我与房东太太也经常聊到二战。她是



在达豪集中营纪念馆的展厅里

“战一代”，经历了二战带来的家破人亡。她的弟弟参军后不久就战死。她的娘家原在捷克的德国移民区：苏台德地区，拥有一个大农庄。二战期间，几乎所有德国海外侨民都支持德军的入侵。德国战败后，苏台德地区的捷克人纷纷向德国农庄主报复，房东家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被美军遣送到纽伦堡。她父亲坐了一年牢，她也被监禁了三个月。

房东对二战的回忆充满了痛苦和委屈。最令我吃惊的是，她依然怀念希特勒时代。她不敢直接说希特勒好，但是常常忍不住地谈起那个时代的好。

一次我在朋友家看一部电视恐怖剧，回到房东家，依然惊恐不已，告知房东太太，她说：这都是美国佬搞的，以前（希特勒时期）是不准放这种电影的！那时的风气很正派。而犹太人，都是搞坏社会风气的坏人。房东太太认为当今社会上任何坏的民风，都是美国人干的，经常鄙夷地嘟囔着：“这些美国佬！”

那时，我们房客没有电视机。一次房东太太外出度假，我们四个中国房客们在房东客厅里看电视，津津有味地追一部四集的有关二战的电视剧。第四天房东回来，听说我们在看那个电视剧，很不高兴，说那个电视剧把德国人讲得那么坏，不让我们继续看完最后一集。

其实，对二战回忆的委屈和痛苦，对希特勒时代的怀念，房东太太并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于德国战一代的心中。一位曾是纳粹党卫军的二战幸存者老先生，提起二战，辩解说“其实，我们都是好人哪！那些事都是在那个年代，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战一代对希特勒时代的怀念只能在私底下发泄。在德国的公开场合下，绝不允许为希特勒翻案。这是德国社会语境的底线。

上世纪20年代后，由于一战的战败，德国经济大幅度衰退，德国民众失落沮丧。希特勒乘机煽动民粹主义，鼓吹只有纳粹党才能救德国，纳粹的支持率急速飙升。1933年希特勒上了台。

纳粹在上台前，曾经对德国民众做过一些好事，现在德国的很多市政系统和设施有不少是希特勒时代的，特别是德国的高速公路系统。那是个充分强调德国人的优越感的时代。

也就在那个时代，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那期间建立了49座集中营，囚禁了六百多万犹太人，最后才存活七千多人，以致于如今的德国，基本上见不到犹太人。而当时，德国民众在德意志民族优越感的蛊惑之下，不仅容忍，甚至还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接着，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肆侵略别国。德国民众公然为德军挑起的罪恶战争而张目。

二战之后，纳粹政权崩溃，德国沦为一片废墟。但是纳粹的阴魂尚未散去，纳粹的精神遗毒仍然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内心里。德国的战后重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重建，更重要的是要把德国民众从纳粹的精神荼毒中唤醒过来。

在美国大法官杰克逊的坚持下，苏美英法四国建立国际军事法庭，即著名的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审判的意义，不仅审判了罪孽深重的纳粹分子，更是开启了对纳粹精神荼毒的清算。法庭将纳粹的战争罪行和灭绝犹太民族的罪行铁证公布于众。尤其是法庭上放映的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令人落泪，震惊世界。

纽伦堡审判奠定了德国执政和语境的底线。战后的东西两德政府，都展开对纳粹思想严格清理。在德国，任何企图在公共场合下为纳粹和希特勒翻案都属违法。对于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第三帝国，尽管做过些好事，然而他们犯下的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永远都不可饶赦。

所以，战一代对希特勒的怀念只能在私下发泄，绝不敢公开表达。前一阵子，曾经有两个中国游客在德国议会大厦前行纳粹礼，立即被德国警方逮捕，可见德国执法之严。

在治愈被纳粹毒害了的社会的各项举措中，重要的是加强对下一代的教育。二战结束后，在达豪和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原址上建起纪念馆，记录历史，警示后人。集中营纪念馆不仅有全世界的游客前来参观，德国学校定期组织学生来参观。

我在1989年底离开德国，到美国定居工作。2014年退休后，经常到德国探亲旅游。三十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两德统一，欧盟扩大，尤其是中东的战火，导致一次次难民潮冲击着欧洲发达国家。

德国政府向难民张开了手，接受了一批批难民，以德国人的严谨细致的态度，妥善安置难民。经常在中文自媒体上见到一些帖子，说如今的德国被难民搞垮了等等。然而，我在德国与当今的年轻人交往中，却看到了他们的善良和包容。对于中东难民到来，他们没有丝毫抱怨，而是信任政府，积极支持政府的决策。

我的妹夫是德国人，祖祖辈辈住在纽伦堡附近的一个小城里，当政府号召市民要接待难民时，他们家把祖父母居住过的优雅的老房子腾出来，准备接待难民，有几拨叙利亚难民家庭来看过房子，可惜嫌那房子太偏僻，没来往。

我曾带领妹妹的儿子到南京游玩，在游玩了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之后，他提出想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很惊讶：这个18岁的德国孩子，在游山玩水之际，居然主动要求去看这么严肃的地方。我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认真参观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纪念馆闭馆时才离开。

我接着与他聊起纳粹德国，他说，从小学开始，学校就多次组织他们去参观纳粹集中营纪念馆。德国孩子们从小就开始接受二战教育，正视历史。认识到二战期间是“我们德国人组织和实施了大屠杀”。如今的战三代的德国年轻人，能坦然面对二战的历史，既没有战一代的委屈，也没有战二代的回避。

历史上，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癫狂，如德国的纳粹时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期，中国的文革浩劫，还有近期的美国国会山暴乱，等等。在邪恶的政治狂人煽动下，民众被蛊惑，社会被撕裂。而德国的近代史证明：民众是可以教育引导的，病态的社会是可以治愈的。德国政府的经验，值得借鉴。

2021年1月 纽约上州



缤纷 油画

胡道生 65届高中

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

李禹 2005届高中

“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不知道父母、祖父母小时候他们的父母有没有问过他们，反正我小时候总被问起，且我知道包括现在的小孩，也总被问起。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小时候是一个选择题，因为孩童年代的我们知道的只有职业，知道的也只有那几个职业：医生，老师，警察，科学家。亦或许现在的孩童有所不同，这个列表上加上了老板，明星？

很小的时候我的答案是医生，因为外祖父母都是医生（外公是流行病学家，但外人看来他们就都是医生），从小在外祖父母家长大，连识字读物都是内科学，诊断学，药理学，以为自己的人生轨道既定了也从未怀疑过。

这个答案改变源于初二升初三的暑假，第一节化学课，当王悦老师第一次出现在讲台上，那种自信，风度，以及作为一个化学老师的魅力，让我深深折服，于是人生第一次，我的答案变成了一老师，而且具体到，化学老师，那时候就一直在化学竞赛里拼搏着，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后来由于对排球的狂热喜爱，我放弃了上中，就是要进位育，遇见了吴依楠老师，也是我的高一班主任，继续着我的“将来要当化学老师”的梦想，只不过具体到，我想回位育当化学老师，并且当一名班主任。我喜欢高中年纪的孩子，也喜欢讲课的感觉。楠楠老师给过我很多在黑板上给同学讲题的机会，我太喜欢那种感觉了。到了高三遇见了吴敏老师当我的班主任，她是一名数学老师，我本身对数学还是有少许天赋，加上吴老师的点拨，我对数学的热情也被点燃，于是我的梦想又微调成“回母校位育当一名数学老师或是化学老师”。

不过命运总是在和自己开玩笑，一志愿报考南京大学数学系和化学系的我，因为南大就那一年录取分数奇高，差了两分直接掉到三志愿，回到了最初梦想的起点：当医生（阴差阳错进了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和回位育当老师的梦想渐行渐远。每次寒暑假回上海，必要回母校（赴美十一年了，每当回国都会回去母校，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去看看以前的老师，去吴妈（吴敏）的教室里听一节数学课，想着自己渐行渐远的梦想，有点难过。

配图为75周年校庆，特意回国，和吴妈的合照，还有遇见曾经的同学和老师的合照。



太常引

天鹅又归双岛湖

两个仙子踏凌波，春水意如何？
倩影织烟罗，
更曲项，临风浩歌。

乡关万里，长天比翼，
羽下看山河。
行客苦如梭，
有道是，征途泪多。

天鹅年年往返北极，三四月间歌双岛湖，
数日北去。念斯鸟征途之艰险，有如人间行路之难也。

2021年4月5日



吉力立 诗词

66届高中

疫情二首

岁寒

疫虐凡时减，
尘埃澈底清。
有朋难光顾，
无事不出门。
林静闻天籁，
雪深隔世情。
一杯新春酒，
心懒只独斟。

2021年辛丑初八，新冠死亡数达五十万。时疫苗第一针方接。

清平乐

雪

关山凄泣，一夜头皆白。
何谓人间生死隔，
易水西风萧瑟。

古今飞雪离觞，大都痛断肝肠。
愿著周身缟素，
挽回世界芬芳。

2021年上元抵桦庐，一夜大雪。时美国新冠死亡达五十万。余幸得第一针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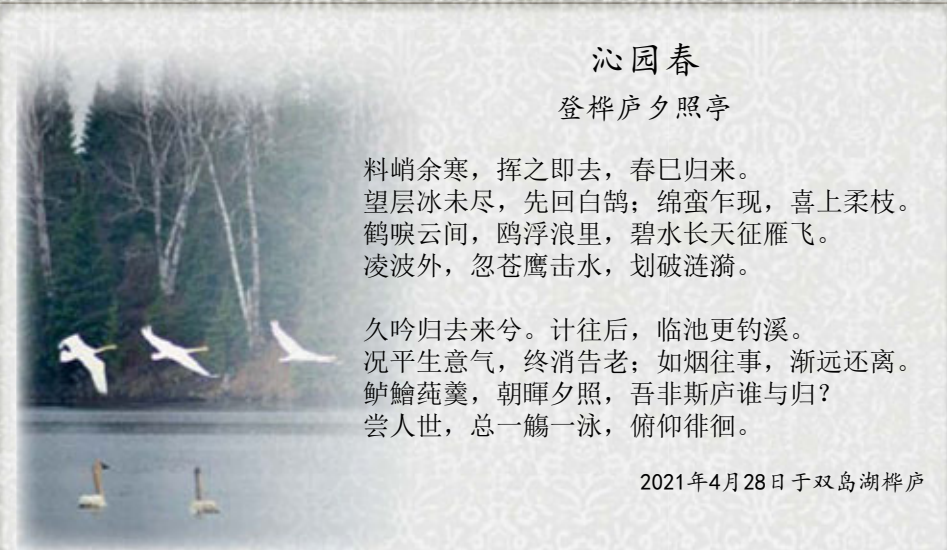
沁园春

登桦庐夕照亭

料峭余寒，挥之即去，春已归来。
望层冰未尽，先回白鹤；绵蛮乍现，喜上柔枝。
鹤唳云间，鸥浮浪里，碧水长天征雁飞。
凌波外，忽苍鹰击水，划破涟漪。

久吟归去来兮。计往后，临池更钓溪。
况平生意气，终消告老；如烟往事，渐远还离。
鲙膾莼羹，朝暉夕照，吾非斯庐谁与归？
尝人世，总一觴一泳，俯仰徘徊。

2021年4月28日于双岛湖桦庐



永遇乐

叹羊皮袄

半个世纪前，父母忧我黑龙江天寒衣单，
以两人数月“生活费”
为我定制一件羊皮袄，伴我多年。
回城后拆成三片充作靠背座垫，
消失于岁月之间。近来常顾而生念。

屋角墙边，床头座下，尘積经惯。
颓脱皮毛，阑珊针线，冷落无人管。
如烟往事，边关雪月，长使骨销魂散。
御严寒，风餐露宿，伴我许多朝晚。

时迁代换，如今世界，谁恁患饥忧暖。
付嘱儿曹，人间总是，故友堪留恋。
图新厌旧，求田问舍，不合吾家肝膽。
念斯情，物犹如此。记余愧叹。

2021年1月10日于桦庐





“啊德霖！”退而不休的记忆

瞿德霖 66届初中

我们曾集体“敦刻尔克”

在位育上历史课时就晓得人类近代史上最具规模的有组织的敦刻尔克撤退和诺曼底登陆，人生无不如此，充满挫折和成功。

和众多校友一样，我们人生最大的挫败就是无奈被劳役十年直到恢复高考，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工矿农场，这就勿用多说了，唯独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善恶。

托位育根底，大家都考入了大学研究生院等本来就属于我们的地方，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离乡背井出来闯荡北美。这些过往是“敦刻尔克”还是“诺曼底”，有时还真搞不清楚。

1984年“诺曼底”北美

1984年单独转战北美筭路蓝缕，经济没有来源，空荡荡的76块美元，一头扎入打工。最多时，早上5点起来到大学医院咖啡厅为晚班医生下班煎蛋到7点，然后是研究院上课；下午3点去大学医院实验室洗试管到5点，马上去打扫同一大楼的办公室到9点，回到学生公寓还要到幼儿园去打扫厕所。周末还要去医院测试解冻的病人小便。

还有我常讲给现在来留学的小孩听的两件事，其一是我1984年12月为了省25分钞票在去餐馆打工的公共汽车前一站下来，入冬时节迷失方向差点冻僵；其二是我当时考驾照笔试是自己走到考场，手提网线袋里只是两根香蕉和一罐没有牌子的一角五分的廉价汽水。

天无绝人之路，我读研究生院的明尼苏达大学是学生校内打工的天堂。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明州最低工资是3.75，而在学校打工已经支付到10块左右一个钟头。我一边打工一边积累上法学院的学费，因为奖学金很少，而校内打工要注册学分，于是修了比较喜欢的2.25个硕士学位（现代欧洲外交史，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和0.25的英语教学），和0.20个博士（我最喜欢的政治地理即地缘政治）。法律博士一般三年毕业而我却用了四年，因为其中有两个学期我无力支付学费自动停学，失去了时间和机会，但成为法学院少见的一分学债都不欠的毕业生。

“诺曼底”花絮

常常想，什么是绝地反击，像我们这样赤裸裸来北美闯荡的就是，尤其是在工作和业务中，靠的全是知识，知识，还是知识，不知哪一天自己积累的任何知识会成为一把亮剑。特选择若干不涉及任何隐私和公务的小故事分享。

在诉状中引用世界名著：“悲惨世界”和“猩红字”

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全世界最具对抗性的。诉讼是美国社会矛盾最重要的也是最浪费资源的一环。





那一年明州最高法院对一个雷同我案情况的案子做出不利裁定，时隔2个月，我逆风而上，先是读了最高院持异议法官安德森的意见，他竟然开章就引用了著名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的一段对话，“此为纯人道，你是机器吗？”作为他反对意见第一段。请看原文：

DISSENT

ANDERSON, Paul H., Justice (dissenting).

Jean Valjean: But this is common humanity! Are you a machine?

Inspector Javert: I am an officer of the law doing my duty. I have no choice in the matter.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at I think or feel or wan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nothing! Can't you see that?

Les Misérables.1

我当然不敢照搬本州最高法院法官引用的那段“悲惨世界”，百思得其要领，就搬出美国著名小说家霍桑的小说“Scarlet Letter”，美国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来阐述和安德森法官同样的道理，“此为纯人道，你是机器吗？”这是一把软剑，结果赢得最有利裁决，检察官放弃上诉。

民事刑事不容混淆：路虎纸老虎

认识几个倒卖名牌车的朋友，在这里订购配置最豪华的欧洲全新车，出口到中国卖掉。这些朋友仓库里通常有10辆左右的车，流动资金在百万。本案我代理的是转卖路虎的朋友，路虎想吃掉他大笔购车定金，便诬陷他走私。我们一告，路虎请了本州最大的律师行想以势压人，还威胁我无理立案要赔偿路虎律师费。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的，对于威胁，永远是“我们庭上见分晓。”

庭审时我和委托人仅两人，对方上阵三名律师和五名路虎经理人员。我先是猛攻对方经理人员在解释购车合同时对我的不熟悉英文的委托人说谎，最后根据民事刑事的原则和经验，我亮剑禀告法官，“如果我的委托人涉嫌走私，路虎尽管可以报告执法机关绳之以法，而不是到民事庭来无理取闹。”结果全胜，路虎放弃上诉。



通常情况下，很多中国人会考虑律师费而放弃对峙法庭，但是这位委托人是条广东硬汉，他说“再多钱也要出口气”。我帮他赢了路虎，也就此被路虎列在黑名单上。我帮助的硬汉，不但有广东人还有如下的甘肃人。

公开信息和证据：从甘肃到天津的湿度记录

2008左右全球尤其是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消费低迷，很多美国商家设法将困难转给中国制造厂家，通常声称产品有问题要求退回还要求赔偿损失等。这位中国甘肃的厂商在国际机场和我见了一面，由此开始一场涉及三个联邦法院和五个律师事务所长达两年的对抗。对方声称食品原料发霉。我们全胜的证据之一，是产品从甘肃出厂从陆路用卡车运载到天津港的那几天一路上的天气预报和湿度记录证明，产品没有任何可能会受潮。

西北硬汉委托人两次带队来美国接受对方查证和盘问，加上两个事务所的律师费，我们全胜，但是对方宣布破产了，委托人没有任何埋怨地支付全部律师费，实际上和上述广东朋友一样，就是出口气。因为此案，我还去过甘肃。吃了那里的牛肉拉面和烤洋山芋，可惜没有时间走一走当年红军西路军的道路，领略当年马家军和西路军的酣战遗迹。几年后因为另案，去过中国石油天然气基地榆林和西安，更是惊叹内地的发达和富庶。

赢得败方之心：做律师的殊荣

很多情况下，败方会对胜方恨之入骨。一次韩国公司A一定要我帮助他们，我很奇怪为什么。原来是在多年前我代理一个朋友的公司以破坏商务协议的原因告赢了韩国公司B，现在是B公司介绍A公司来寻求我的帮助，B告诉我比B请的那些律师要更细心更讲道理而且软硬兼施。我当然“受宠若惊”。因为A、B两公司本身有共同商务利益，我不能接受委托，只能心领。那天就此事我特地到我父母的墓地边告慰老人。

索马里海盗 v 马六甲海盗



某集团是欧洲最大的保险公司，亦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和资产管理集团之一。集团于1890年在德国柏林成立，已有130年的悠久历史。此集团美国部分的海陆空保险业务是我们事务所的固定业务，因为我们曾有纽约赫赫有名的两位海事律师。好几年前，鲍勃去美国航运公署担任总律师，最近几年东尼身体欠佳，于是我就得长途出差帮助协调业务。

先是天津港爆炸案的保险公司赔偿，美国部分支付给美国各投保公司总额高达180亿美元的赔偿金。受其委托，我花了半年有余的时间调查和分析在天津诉讼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聘请了天津案发生时当地政府的调查律师，争论了很久，还因为意见不合而开除了德国总部的美国主管，最后德国总部和其中国分部决定放弃诉讼。

在此同时，有幸与英国海事律师就海盗赎金事务共同工作，并从中得知，索马里海盗被戏称为“业余海盗”，一般不伤害船员，主要是拿赎金；而马六甲海盗则是真正的古典意义上的海盗，劫货杀人且沉船。我出身于航海家庭，父辈和同辈中很多是中国的远洋船员，深知他们的艰辛和危险，所以我2015年参加世界海事大会时专门出席国家海员安全和福利方面的会议，以帮助争取海员的最高安全保险和高薪福利。



北美执业三十年，遇到很多有趣有意思的人物，隐私原因不便多说。去年看到粤澳广泛报道的澳门赌王和其妹妹的故事，我现在可以顺便说说我知道的故事另一面。

我所知道的远东第一情史

很多人知道有所谓“澳门赌王”之称的何鸿燊，也有很多人知道其妹妹远东第一美女何婉琪女士，但是很少人知道我们法律事务所的一位长期委托人何鸿章先生Eric E. Hotung。何鸿燊是何东家族的第三代，不过何鸿燊并不是嫡系，他不是家族这一代的核心，这一代的嫡系核心继承人是他的堂弟何鸿章。何东家族的开创者何东Hotung，是香港的首富，何东家族也是香港的老四大家族之首。



这一家人的始祖本来是来自荷兰的犹太人，后来定居在香港，与华人通婚，拥有犹太、荷兰、英国、中国多个民族血统，成为了一个欧亚混血家族，智商跟颜值都非常高，自然也是风流倜傥，所谓赌王一生就有四位太太。何先生远比何鸿燊更爱情专一，他终身的情人就是自己的堂姐何婉琪女士。



在我亲历帮助过的委托人名单中，何先生无疑是最年迈和最富爱情色彩的。1941年，19岁的少女何婉琪从越南重回香港第一次公开亮相惊艳四座，宾客无一不惊叹她的美貌，其中就包括她16岁的堂弟何鸿章。两个人都一见钟情，很快就堕入了爱河。何先生回忆说：“在我爷爷奶奶的结婚纪念party里，有几百人在场，但我对她一见钟情，She is quite a beauty（她是个大美人）。”两个人同时坠入爱河，难以自拔。此后，何婉琪女士和何先生抗争了几年，仍被棒打鸳鸯，一个被送去美国读书，一个留在香港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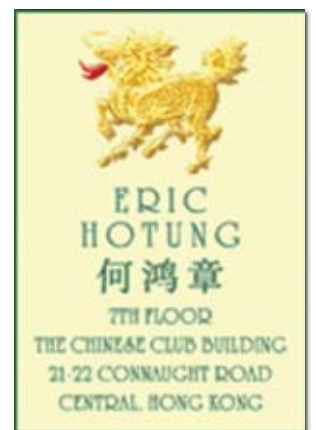
1956年何先生从美国回香港接手家族的产业，在商海理财中稳妥守护着前辈留下的庞大资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何先生一直是香港的首富，至少有数百亿的身家，他还在全球拥有200多座物业。两个人重燃爱火，继续这段远东第一恋情。两年后，何先生在家族的安排下，娶英国女子余安妮女士为妻后居住美国。他和何婉琪女士仍情长爱深，育有一男一女。

何婉琪女士为澳门赌场上的传奇人物，澳门娱乐的创始人之一，何家在澳门有如此庞大的产业跟何鸿燊能坐上所谓赌王座位都是在她的辅佐下完成的。她天生就有做大生意的头脑，能力不输赌王。在帮助所谓赌王的同时何婉琪女士也富得流油，被称为“百亿赌后”。

无论是香港还是美国，何先生在财务和生活方面始终不尽人意，我们事务所一直给予他在美国房产和涉及远东商业关系上不断的帮助，同时密切注意其他方面的诉讼对他的影响。

忘了哪一年秋季所里让我在北京和何先生会晤，希望我能帮到他在中国和港澳的事业，于是我们约在北京香港赛马总会宾馆会见。在介绍我自己时，我问他有否看过George Clooney 主演的电影Michael Clayton，他说讲给我听听。这部获得七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是讲述一位律师为了律师事务所的利益，用非正规的但是完全合法的方式来处理所有有关的事务。何先生听了之后很感兴趣，马上托我在上海帮助他处理一件纯私人的事务。我告诉他，和所有律师一样，我不能保证但一定尽力而为。

回美后汇报所里我对何先生的印象：精力衰退但是脑力还健在，如果能有正派负责的专业人士帮助，他的财富可以保护住，但是他显然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几方面的人逐渐控制和影响。根据他介绍的情况，我不认为这些人合格，但这或许是他作为香港第一富翁所乐意和得意的，也是我们无法帮助的。何先生去世四年了，根据他最后几年的诉讼结果，我觉得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个人对他的敬意源于他多年慷慨地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和对亚太自然灾害难民的紧急援助，特别是源于他捐赠母校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一栋国际法大楼（右图）。



左图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阁下为此捐赠特地撰写的贺词。这栋大楼内的国际法图书馆拥有10万千册公私国际法书籍和其他特殊材料。大楼包括一流的教室和演讲厅，模拟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设施。最高层是研究生和国际项目，学生休息大厅和教师办公室等。

何先生去世时，何婉琪女士没有能亲临送行，其吊唁花篮上简单地留“*In Loving Memory*”，非常得体。次年何婉琪女士也去世了，远东第一情史就此结束。

人要服老且骄傲

常觉得“敦刻尔克”是修炼被动的静，“诺曼底”是修炼主动的动。任何时候不要埋怨和气馁，动中是静，静中有动，即“忍耐和活动”。所以至今还是退而不休。

因为2020以来的全球瘟疫，面对因美国社会政治不正确导致的乌烟瘴气而大幅度增加的工作压力，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妥善的方式见好而退了。见过90岁的律师还在庭上，没见过25岁的律师能赚很多钱的。从1992年执照开始，先是加州明州然后加入纽约华尔街事务所，一路走来，长了无限的知识。从尽职调查到海事保险，从中美商务诉讼到联邦白领犯罪，从虚拟货币上市到出口制裁管制，还常常帮助朋友，人都有困难的辰光。



2020年中，我和AP（右图）一起声称退休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停止过工作。2021年4月起瘟疫隔离松懈，到年底我一共到纽约办公室近10次，每次约5-10天，每天最少保持2-4个钟头工作，忙时8个钟头，周末周日不分。年纪不饶人，戴着口罩打车机场飞行来回，单程起码大半天，会觉得人要窒息了，需要大量的苏打水帮助。幸好年轻的律师帮助做很多事情，但是近两年来无法阻止视力的衰退。年轻律师在手机上能即刻查到的案卷，我那时是在图书馆一本一本地找和一页一页的读。（左图：会议室）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甘拜下风。

胜败是兵家常事，尽力最重要，因为很少有人能坦然地面对挫折。做这一行最有意思的是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同事，对手，委托人，法官，检察官，中间人，犯罪的和被冤枉的，讲道理的和穷凶极恶的，诚实的和狡诈的，聪明的和愚蠢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交到朋友也可能结下仇敌。得意的是到了这个年龄段，尽可以挑选客户而不是被挑选，这就是退而不休的原因之一。好的客户和好的律师同样，不是处处皆是。

这么多年在律界，对我来讲，所有人都是天然自私的，只是程度不一。明智者兼顾前瞻远程效应，比如教育，环境，资源等；愚昧者只顾当前忘却了其子孙后代的利益；关键是寻找一个平衡点顾及各方，非常不容易。所谓党争左右派争自由保守派争，归根结底是良知和愚昧之争。

打油诗

两首

周国辉

59届高中

《老伴》

老伴瞧老伴，不忍仔细看；
 当年窈窕女，如今大肚腩。
 昔日俊小伙，眼前邈邈汉；
 前额五线谱，眼角放射线。
 牙缺嘴更瘪，一脸老人斑；
 手抖腰背弯，腿软步蹒跚。
 相扶去散步，天寒心却暖；
 火红夕阳下，鹤发银光闪。
 坎坷人生路，同心不觉难；
 知足惜当下，何懼赴黄泉？

《自画像》

老夫今年八十啦，逢人偏爱称十八；
 满脸褶子老人斑，莞尔一笑胜春花。
 腰弯背驼似大虾，还想练成一字马；
 步履蹒跚关节僵，坚持慢走小步跨。
 缺齿少牙不关风，偏爱朗诵说笑话；
 民歌小曲咏叹调，两个八度也不怕。
 微信号称老顽童，生命不息志不垮；
 每日时光不虚度，吹拉弹唱诗书画。
 自得其乐不服老，阎王没辙将我拿；
 精气不输八零后，自封夕阳大哥大！



隔洋掀艺浪

——记中国美术家的挚友柯恩夫人

汤沐黎 66届高中

十年前的2012年，是美国美术史家、评论家、策展人和摄影家柯恩夫人（Joan L Cohen）八十岁诞辰，母校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籍此举办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学术会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身在远方的我遥祝她健康长寿。四十三年前的1979年，她来到文革结束后的北京，成为当时美术界非常稀缺的国际访问学者。一天，柯恩夫人莅临中央美术学院演讲当代西方艺术，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讲座完毕我提问，因时间有限不及深谈，她便邀请我周末回访其下榻的北京饭店。记得去后择窗而坐，鸟瞰长安街景，品尝可口可乐，友谊就此开始。随后的两年间，我在课余陪她拜访艺术家同行，兼做翻译。被访者遍及京沪，有中央美院、工艺美院、师范学院和民族学院的师生，有美协、油画研究会、星星画会和云南画派的成员，还有上海油雕院、画院、戏剧学院和社会上的从艺者。其中，既有资深前辈，亦有后起之秀，部分是我的熟人，部分是她自己物色的。柯恩夫人不谙中文，却具有记者般热情严谨的求索精神。她随我挤公交车，在黑漆漆的胡同弄堂里打转，踱入一方方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每当发现艺术人才，总是闪光灯亮，连拍带记，乐此不疲。正是这种“深入基层”的丰富经验，使她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就广泛、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艺术发展的脉搏。对我而言，这些采访也充实了自己。外国专家在中国家庭出现，当时算稀罕事。被访者往往将作品倾巢列出，打开话匣聊个透。我耳闻了更多新意，目濡了更多精品。同时，采访常呈双向发展，被访者渴望了解西方美术，柯恩夫人的答复也丰富了我的知识。她凭一己之力，努力开创着中美民间文化交流的工作，何其不凡！接下去，我想举一位不在场的被访者为例，在他双脚尚未踏上美国土地之前，柯恩夫人就在那里为他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这位被访者就是陈逸飞。

1979年底，我离京回沪，借用油雕院陈逸飞画室搞毕业创作《霸王别姬》。半年后柯恩夫人访沪，前来观看《霸王别姬》进程，由此见到了同室的逸飞和他的作品。通过我的翻译她俩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一幅一幅看画拍照。柯恩夫人详细询问每幅画的构思和创作背景，在随身携带的本子里认真笔录。逸飞遇到知音，也谈得兴起。我们听他在刚完成的油画《踱步》前作解释：背景左半面显示辛亥革命后新军阀的专制暴虐，代表落后；背景右半面显示“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代表进步；而中间伫立沉思者代表后辈。柯恩夫人敏锐地意识到在十年动乱刚结束的时候出现这样一幅主题画，与其说画家在重温五十年前的经历，不如说他在引导观众思考眼前刚发生的历史教训。我补充阐明了当时专业画家的创作规律：由领

导组织，自上而下，或者由工农兵业余作者倡议合作，自下而上。《踱步》的特殊，在于画家本人自发想画，领导没组织，工农兵作者也没倡议，有的还担心它会遭批判。柯恩夫人了解了这些，高度认可画的首创精神，萌生了栽培之心。

第二天，我们到锦江饭店回访柯恩夫人，见到了她丈夫大律师杰罗姆-柯恩教授（Jerome A Cohen 孔杰荣）。他对逸飞的才华抱负大为欣赏，许诺他赴美留学时暂住柯家，还安排他认识美领馆的官员。恰逢柯恩先生过生日，逸飞便提议与我合送一图贺寿。因为油画难带，我俩把一幅宣纸水墨《灵猴献桃图》呈献给了柯恩夫妇。夫人属猴，高举一盘寿桃去献给丈夫。多年后，柯恩夫人把他们两口子的长寿金婚归功于此画，写信说：“It worked! Bless you!!!”（意为：该图有效！谢天谢地！！）本次会后面后过了几周，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权威杂志《艺术新闻》夏季特刊就登载了柯恩夫人图文并茂报道陈逸飞的长篇专文，重点介绍了《踱步》。文章说它出自中国“思考的一代”之手，脱离了文革美术的公式化框框，从新的角度诠释现实主义，客观深刻真诚。这篇文章使本来只认国画的美国社会认识了新中国的油画，知道了新中国已经自力更生培养出了一代像陈逸飞这样优秀的青年油画家。过了段日子，柯恩夫人又在她组织的布鲁克林美术馆中国美展中让《踱步》原画真正亮相。1987年，她出版了广泛介绍当代中国艺术现状的书《新中国绘画1949-1986》，选《踱步》为封底，继续引发着读者的深思。我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首发仪式。翻开扉页，250多位中国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跃然眼帘，其中不乏由我参与采访的熟面孔。字里行间，闪烁着他们充满期望的目光，浮现出费心准备的家宴，回响着私下的谆谆嘱托。我理解每个艺术家都渴望自己的作品被介绍到全世界去的心情。感谢柯恩夫人的努力，她没有让大家失望。

1982年我已在英国皇家美院留学，柯恩夫人访问伦敦时前来探望。她讲起去年大雪纷飞的一天，逸飞投奔到柯家。问他最想做点什么，他说最想看名画。柯恩夫妇立即带他到哈佛大学佛格美术馆。初见安格尔的画，逸飞三脚并作两步赶上前去，细细观摩。安格尔是19世纪初法兰西新古典主义派泰斗，以画人物柔美细腻闻名。柯恩夫妇在信中描述说“*He was five inches away from an Ingres portrait, his first look at such a masterpiece. He was overwhelmed. We were both very touched.*”（意为：这是他首次见到安格尔肖像画原作，凑近到5英寸之距，完全为它倾倒。我和丈夫都非常感动。）后来逸飞在纽约首开个展，突然亮出特别柔美

细腻画风来，想必晤面安格尔有所启发。他曾亲口告诉我，虽然住在波士顿柯家很舒服，世界艺术中心在纽约的念头却挥之不去，以致不辞而别，单身赴纽约创业。柯恩夫妇旅行回来后评论道：**This man is ambitious. One day he will make it bigtime!**（意为：此人雄心不小，将来必成大事也！），伯乐之心溢于言表。

类似陈逸飞那样被柯恩夫人重点帮助过的艺术家还有许多。以我本人为例，1981年到英国，她介绍我认识了大英帝国博物馆和泰特美术馆的两位专家朋友，使我在三年留学期间颇受照应。1983年夏我环游北美，柯恩夫人请我和白敬周到麻省夏季美术营地讲学。我俩在她鳕鱼角海边别墅里度过了几天美好时光，被引荐给当地政坛商圈美术界人士，并畅泳大西洋。1985年我赴康乃尔大学工作，常去纽约市，有时就住在柯恩夫妇的公寓里，受到热情款待。我们同访大都会美术馆，出席旅美中国画联展，聊老朋友们近况，观赏她的摄影新作。柯恩夫人是个相机不离身的优秀摄影师，她走遍大江南北，新疆西藏，记录了中国的山河城乡风俗人脉。她的照片善于捕捉历史长河中的宝贵瞬间，洋溢着浓厚的东方情趣。通过摄影个展、书籍出版和网上陈列，这些亮丽的中华形象得以广泛传播。最终，她将1万6千张毕生心血数码图片捐赠给了香港和纽约的亚洲艺术文献库 **Asia Art Archive**，以利后人。



1983 与科恩夫人在鳕鱼角Cape Cod。
左为汤沐黎，右为已故央美同学白敬周

还需提及的是，在长期采访过程中，出于友谊或感激，许多国内作者主动向柯恩夫人赠送自己的作品留念。她却把这看作是对自己的委托，想方设法宣传提携他们。2009年她决定把数十件作品捐献给她的母校麻省史密斯学院美术馆，事先安排我去咨询。校园旖旎，展厅摩登，供坛典雅，我不禁为这批作品和它们的作者感到庆幸，庆幸他们遇上了柯恩夫人这么一位真君子。三十多年来，她通过各种方式在美国介绍了几百位中国艺术精英，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70年代

末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在中国艺术家摸索前进的创业阶段，她孤胆卓识，率先报导中国美术的崛起，力耕不辍，堪称美术界的斯诺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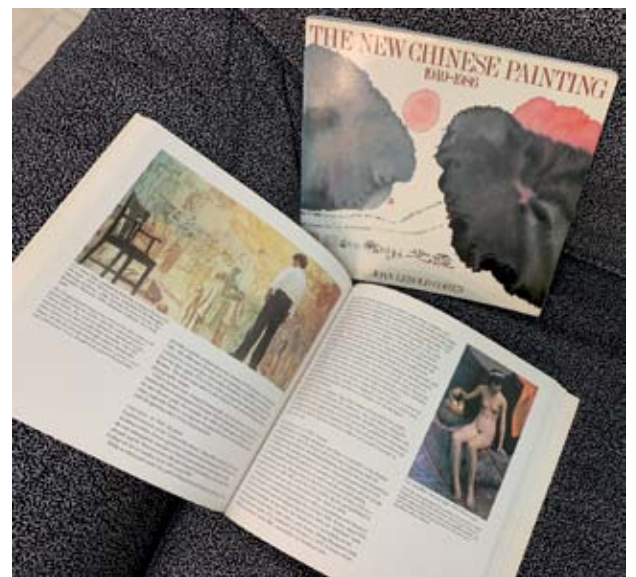
2008 在科恩夫人纽约家中，满眼亚洲艺术品

写到此已是夜阑人静，举头望窗外，坡顶树梢，月亮大而圆，这才记起早上新闻说过全年中这几天正是月球离地球最近的时候。陶冶中华文化的柯恩夫人会不会也在满地如霜的月光中低头怀旧呢？诗兴遂起，口占五绝：

明月照孤崖，真情寄友家。隔洋掀艺浪，妙笔互生花。

文毕存档，一晃十年过去，科恩夫人应该是90岁了。恰逢《钟声》索稿，给我一个隔空致贺的机会：科恩夫人，莫忘灵猴献桃，祝你和先生继续健康长寿！

2012年5月初稿，2021年12月修定于加拿大



1987 科恩夫人的著作之一

朝花夕拾

孙雯

81届初中

香水香水

我有狗鼻头，对味道很敏感，因此而派生出的毛病，就是常常会闻到别人闻不到的气味，或者比别人提早闻到各种异味。如果是香气呢，固然是比旁人多一层享受，可惜除此之外的各种味道，就会很受折磨。

这个要感谢跑到了美国，基本上不需要再闻到厕所的异味。我现在已经被spoil到，但凡有任何类似异味，就会立马恶心要呕，条件反射不可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封闭式的厨房那么适合于我，也是为什么我对炉子上烧东西不开排气扇会很气愤；我对于在家里吃火锅总是很纠结，去火锅店或者烧烤店吃完饭，我回家总要换下衣服赶紧洗头洗澡，没有办法水洗的衣服我会晾在阳台上吹风。

厨房的异味，是目前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争议，我是再冷的天气都要开一开窗户透一透气的；别人有没有洗头，或者洗头有没有用洗发精，我也是走得稍微近一点就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这样的狗鼻头，其实本身是蛮苦恼的。没有人可能要求身边的气味永远一片祥和，所以只好自我保护做好防范措施，喷些香水，最不济，是好比在自己的周围，竖起了一道围墙。而好闻的香水，又可以娱人悦己，让我的心情瞬间变好。

对香水我曾经做过一点功课，下图从左到右，分别是香油精和掺水的比例，以及香水可以持久的时间。

30-40岁时，我特别喜欢 Estee Lauder 的 Pleasure，比较单纯花香型的，是 Eau De perfume，就是左二，早上喷上出门，晚上下班使劲闻还能闻到一丝丝。Pleasure 是爱了很多年的，闻到这个味道，就是在纽约上班的回忆。香水也是有记忆的，那时候节奏快，辛苦，生活也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40岁之后，我爱上 jo Malone 祖马龙的香水，先是橙花开放，后是海湾黑莓，香型比较复合优雅，但是香味持续不久。祖马龙香水的缺点，至少我买过的几款，都是右二古龙香水，香油精太少香味持续太短，早上喷好，中午就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次买香奈儿5号，那个香味以前我是不喜欢的，觉得太过馥郁浓郁，但是现在岁数到了，就觉得恰好合适。当然今天买这款，最主要是我熟悉这个香味知道可以买不会不喜欢。当然还有一个大优点，就是香奈儿5号这个版本，是左二的 Eau de perfume。

我家小孩一点也不给“香5”面子，凑过鼻子来一闻，竟然说，“是外婆的花露水”。我大笑，说还真是，都那么甜得发腻。花露水的香气，那是可以另外开一篇写的，有写不完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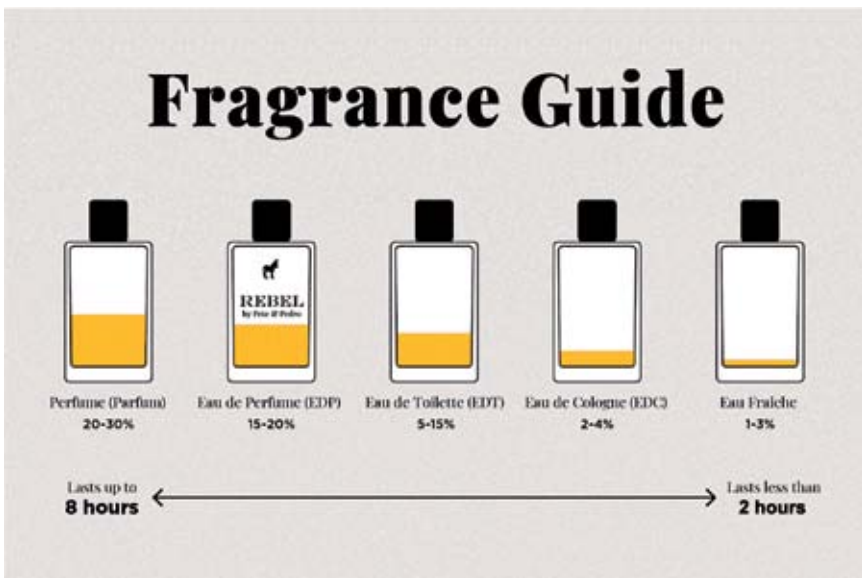
有人说气味似乎是最能唤起记忆的一种sense，好像是。我每次闻到一种特别的炊烟就会想到上海，去饭店，very specific 大富贵。后来总结出来，是要有啤酒白酒香烟和用猪油爆炒的味道，中国老式饭店的味道。小时候家里有客人，会去大富贵添菜，我跟着大人去的，次数不多，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纽约有纽约的味道，华尔街和格林威治村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小意大利和唐人街也是不一样的，唐人街和法拉盛的味道都不一样。巴黎的味道和伦敦也不一样。

我特别喜欢欧洲的菜市场，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有特别的味道。我最近一直把团购来的菜，散开来放在楼下，楼下人不去的另一个zone的暖气开得低。有时候就闻到小菜场的味道。很喜欢，就想起我小时候住的老西门，和小菜场。

自然的清香，我喜欢晨曦中微风带来的木香，我脑子里是 San Gimignano，有天早上遇到一对晨练的老人，那仿佛在人间仙境。

自然的清香，我还喜欢黄昏里海风吹来的咸湿，（对不起找不到更好的词，暂用直接字面意思），和村落里袅袅升起的炊烟，有心满意足的幸福。脑子里会有巴尔干半岛，希



腊，葡萄牙西班牙，南法的景象。但是北欧就不是，北美南美中南美洲也不是这种味道。我们这里，夏天天黑，空气里有树香，还有BBQ的焦香味，特别阿美丽嘎。

我试图回想亚非拉和阿拉伯地区，似乎没有什么嗅觉的记忆。有些奇怪，鼻子不会 snob 的吧，要怪只好怪记忆，但是记忆再 snob，也没有放掉中国独特的厕所味道。我想，有可能干旱地区味道不重，其次是人多的地方，气味混杂，就没有其独特性了？

有朋友告诉我：最近发现的 Replica by Maison Margiela，名字都取得很带场景与记忆。象冬天是“By the Fireplace”，现在是“Lazy Sunday morning”，夏天是“Sailing Day”。Etc etc。

啊哈，正是飘雪的周日早晨，窝在被窝里和朋友聊微信。lazy Sunday morning？模仿场景的香水，会是怎样的气味？



慵懒的周日早上，应该有自己都闻得到的口臭，和被窝里的隔宿气。可能有晒到屁股的太阳味道，也可能有窗外青草的芬芳。周日的早上，可能有残烟宿醉，也可能有荷尔蒙缭绕。

运气好的，说不定厨房里已经飘来早饭的香气。

非常时期的语言暴力

我在幼儿园中班到大班的那个一年半载里，曾经差一点点发神经病，据说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周而复始喃喃自语，会纠缠不清轮番不停地问大人：我会变反革命吗我会变反革命吗？我妈不厌其烦连哄带骗，仔细盘问，才找到事情的诱因，我是被弄堂里别的小姑娘恐吓成病的。

小孩们一起玩的时候，讲到样板戏讲到智取威虎山，我说我记得有一场杨子荣打虎归来，少剑波对他说：你辛苦了快去休息吧。一群里岁数大的一个小姑娘可能觉得我讲得绘声绘色抢了她风头，坚决否定我说我记错了，别的小姑娘也同声应和她，说好人怎么会累，英雄不可能累的。看我不识时务不肯屈就还一味狡辩说自己没有记错，大的女孩就开始口不择言胡说八道，说：“英雄怎么可能辛苦了？英雄是不可能累的，谁说英雄累了，谁就是造谣，谁造谣谁就是反革命！”

弄堂里别的小姑娘们一听“反革命”三个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那个时代最最恶毒的攻击，莫过于说谁是反革命，受到那样的污蔑中伤，即便子虚乌有，也会被众人孤立甚至敌视。大女孩的随口诽谤，让我饱受困扰惊恐万状。当我妈发现我萎靡不振眼神不对，意识到情况严重刻不容缓。

我很幸运我有一个学过教育心理学的母亲，她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正在玩耍的小姑娘当中，找出那个牵头挑事的小姑娘，问她懂什么叫反革命吗？问她为什么要造谣生事？问她知道污蔑别人会有什么后果吗？小姑娘一看到家长已经吓得不行了，再看到大人虽然和颜悦色但是口气强硬的教育她，魂飞魄散赶紧连连点头。我妈妈还把带去的样板戏连环画翻给所有的小朋友看，证明我讲的情节的确没错，迫使这个小姑娘当众认错现场讨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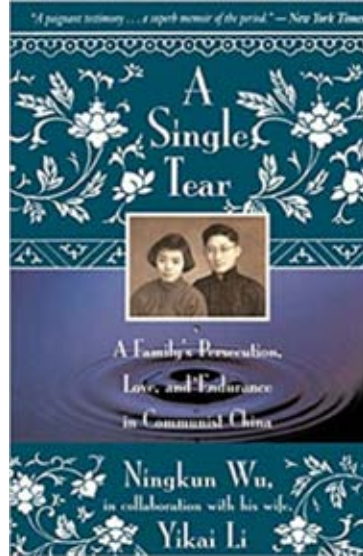
从此以后，我进进出出，在弄堂里小朋友中的地位不减反增，众星捧月。没过多久，我被我妈安排开始背起画夹，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去小剧场旁边的画家老太太家里学画了。远离弄堂里那些来历不明的野小鬼们，我那曾经脆弱敏感的神经，在我妈妈的呵护下，从此变得粗壮大条，直来直去。我变得开朗爽快，自说自话，在自由的世界里自寻快乐。

纪念巫宁坤先生

某天我们聊到阎连科说的“苦咖啡文学”症候群，我很赞同他说的。现如今那一类写得飞快，读得飞快，也忘得飞快的小说，真正多而又多，这当中也包括我自己涂鸦的那一本。

我以为网络小说，就是最最典型的 black coffee literature。那些坐在咖啡馆里拍脑袋短平快写出来的东西，故事游刃于市井之间，情节游离在世风之间，时髦时尚，帅气十足，如果那些“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恰好击中读者泪点，切入市场卖点、就可以大红特红。

村上春树受人欢迎畅销各地的挪威森林，在我看来就是那一类黑咖啡文学的极致，如把他提到为什么没有能



埃及的黑白沙漠

第一天，早上到酒店来接我们，从开罗送我们进沙漠的小朋友，长得一副标准明星脸。从开罗开到黑白沙漠边缘，开了六个小时。开车的小朋友完全不会英文，但是汽车开得是真好，不急不躁地，细心关照地。我每次从镜子里看他，他都会马上发现，并且报以腼腆的微笑。可见他是思想高度集中地，在认真开车。

把我们开到中转站，他急忙跑来要和我合影，我很配合，心想小朋友一定有他要炫耀的理由和地方吧。在中转站接我们的，是二个壮年男人。

经过黑色沙漠，又途径水晶沙漠，然后在白色沙漠中徜徉…

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那么就是，太过轻盈就是浮躁，太过飘逸就浅薄了。我读挪威森林，读了很多遍，却是读到了第N+1遍才真正读完。也许我是真地被书名迷惑了，一直在寻找森林，而字里行阅读到的，却始终是一丛一丛嫩绿嫩绿的花园。

我心目中的诺贝尔奖文学奖，应该是大气磅礴的史诗般的作品，比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比如赛珍珠的大地，比如派斯捷那克的日瓦戈医生，比如马尔卡斯的百年孤独，比如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也比如米兰昆德拉的不可承受之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陈忠实的白鹿原。

我也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我这样的上海女人会那么喜欢中原大地农民的故事，我想我是喜欢小说还原的百年历史，和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小人物。除去偶尔神神叨叨封建迷信的部分，白鹿原我几乎全盘喜欢。历史和人性，我认为是白鹿原的精华所在。说到神神叨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相对也不喜欢情节和背景都很相似的，莫言的丰乳肥臀，too much，渲染封建迷信妖魔鬼怪太多了，搞得有点情节不够鬼怪凑了。

Anyway，挪威森林，在我看来就是太小儿科了，只见树不见林。再打个比喻，诺贝尔奖怎样也应该是实木的家具，不见得是贴面家具。不管你是橡木还是红木，雕花就是雕花，我最见不得中国南方，还是东南亚一带时兴的那种贝壳镶嵌的贴花家具了，也有叫漆画什么的，亮晶晶的一簇，薄敷敷的一层，说不出的肤浅。却也是很多人喜欢的。

白鹿原之后，我一直没有读到大气磅礴的中文小说，直到读到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英文原作是“a single tear”，虽然是自传体，我觉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日瓦戈医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孤独。巫宁坤先生千古！

白色沙漠奇异的地貌，鬼斧神工般犹如各种石雕组成，开了一二小时的车程，还是一直绵延不绝，感官极为震撼，让人叹为观止。

很辛苦，因一天在沙漠里的颠簸，暴晒和沙尘，在最累最热的时候，曾经抱怨和后悔过。等到金色余晖日月同辉，看到风静月明众石巍然，满腔喜悦，满怀感慨，满心感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今夜，会在银色的月光下露营。



撒哈拉的第一缕阳光

第二天，撒哈拉沙漠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我们帐篷的门帘上。翻个身趴在睡觉的垫子上，拉开帐篷的小拉链，就拍到了这样的日出。

这是四月二十六日清晨，昨天晚上在米国，好莱坞把最佳导演最佳电影最佳女演员都给了赵婷和她的女主角。好高兴，太厉害了，太为赵婷骄傲了！好莱坞了不起！

照片，是昨天的晚饭和今天的早饭。不知道是饿了还是真的好吃，我们都吃的很香，虽然那些面饼，鸡腿和果酱里，夹裹了风里的沙砾。



地陪的两位导游，跟常规意义的导游不一样。一路自己聊天，缺乏讲解和关照，感觉很糙很粗。不过开4X4开进沙漠，一路冲沙颠簸，还要搭帐篷烧早夜饭也实属不易。

聊起来才知道，他们确实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导游，只是当地绿洲小镇里的居民，据说一个是教阿拉伯语的老师，现在做学监了。另一个帮忙搭手做饭的，没有阿拉伯

语老师那么老油条，似乎对导游这件事情还抱有热情。他问我们，“美国人那么富裕，我们埃及这么便宜，为什么他们不都来旅游啊”？

我们告诉他，首先你们埃及对本地人和对游客的收费天差地别，我们坦诚相告这个二天一夜沙漠之行的收费，他们听了一脸茫然明显lost。我们还告诉他们，大多数美国人也不是有钱人啊，美国和埃及比东西贵生活指数高，每个人都要为谋生奔忙，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也没有钱出国。要是有钱有闲，法国意大利埃及金字塔，谁不想去。

世界人民，对美国人民，有很多的误解啊。

虽然一开始对二位的导游不满意，但是聊过家常，就能体会到他们的辛苦，虽然太太都是只娶了一个，但是小孩都是一堆，一家五个一家三个。沙天沙地的 middle of no where，投胎实在是个技术活，在这么落后的环境里生存，是真不容易。

给了他们很好的小费，真心希望可以帮到他们，somehow。

到绿洲村里来接送我们回开罗的司机，还是昨天的默罕默德小朋友，见到他，我们两个都挺开心的，因为昨天匆忙离开忘记给他小费了，一直惦记着，今天可以一起给了。

说到小朋友司机，原来也是他们镇上的，高中毕业了，赚钱是因为要准备成家。“在谈恋爱了吧？”我问，二个老的异口同声说，“NO”！“我们这里要家长 arrange，不能自己找的，只有家长找的人才靠得住”。

小朋友开车送我们回开罗，还要把我们直接送去机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小心细心地开车，中间听他接过好几次电话，其中有一只电话，喉咙响的不得了，哇啦哇啦的，满脸的不耐烦。我们俩相视而笑，他一定是在和爹妈说话。

开罗的民宅，几乎没有一栋完整的高楼，全是半完工状态，这个我懂的，为了逃税，十多年前在波兰头一次看到听到这个trick，后来发现全世界人民都在用。

回来的路上在高速上，远远看到三只金字塔了。有少许失望，本来以为，金字塔会像大幕拉开那样，在眼前徐徐展开。[呲牙]

结束黑白沙漠让司机把我们送到机场，坐飞机直接去红海度假胜地赫茄达，先埃及南部，再回开罗玩。六点的飞机延迟到七点半，让我们在机场多等一个半小时。尤

其是，之后还有一段长途。

到了赫茄达，没看见有租车公司的标志，出来找了一圈也没看到。问出租司机，说可能在一号航站，这里是二号。让他帮着打了个电话，出租公司人员说他在一号航站没等到我们，现在就到二号航站来接我们。

出租公司人员把我们接到他办公室（Avis），办好手续，交接完，说夜里警察不让游客出城，怕不安全。我家领队加司机哼哼哈哈，心想我们不但要出城，还有好大一段路呢，嘴上没敢说。

九点半离开赫茄达，开往阿比多斯，GPS显示四小时路程。被出租公司人员一说，我们战战兢兢的，唯恐被哪个检查站拦住不让走。还好出城的警察没说啥，只问是不是去某某旅馆，领队司机说是是，阿比多斯的旅馆虽说远些，但也是旅馆，没骗他。

后面的检查站基本没拦下我们，到了尼罗河流域车速明显放慢，路上人多车多路烂，最麻烦的是路上巨大bumper，好些又高又大又陡，临到跟前不及刹车能把车弹得一跳老高，几次下来只好放慢车速紧盯路面像寻找地雷一样。

后面几天的经验表明，在尼罗河沿岸开车，所花时间是导航所显示的几乎一倍。路烂、经常穿越城镇、无穷无尽的bumper，车速很慢。

在靠近阿比多斯再次被军警拦下，这次盘问得很久，我们差点以为有麻烦，最后还是被放行了。

几个情况凑一起，到旅馆都凌晨三点了，最后一段坐车的有点崩溃，为了发泄情绪。坐车的把开车的痛骂了一遍，总之就是这么辛苦：))。

如果当天住赫嘎达，第二天早上赶去阿比多斯，花的时间只会多于五个半小时。阿比多斯与邓达拉两个神庙，我家领队加司机以前也都来过，非常喜欢，觉得不亚于卡那克与阿布辛贝神庙。

我昨天在手机看到朋友转来的新晋最佳女导演的讲话，有点被感动到，虽然还没有机会看英文的原话。

她的获奖感言说：“我在中国长大时，常和小伙伴玩背诵古诗和古文的游戏，我们比赛谁能完成对方的句子。我清楚记得《三字经》开头的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六个字对我影响太大了，我至今坚信不移。尽管现实似乎正好相反，但我总能在我遇到的人们身上发现善良，无论身处世界何处。从善不易；谢谢无论如何困难也有勇气和信念坚持自己的善良并彼此善良相待的人们。这个奖是给你们们的；你们激励我前行！谢谢你们！”

沙漠里的人们或许不知道，生活对谁都是一样的不容易。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曲折和不同的坎坷，但是给人带来的痛苦和无奈，却是相同的，上天并没有厚此薄彼。

赵婷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和做的。我总能在我遇到的人们身上发现善良，无论身处世界何处。从善不易；谢谢无论如何困难也有勇气和信念坚持自己的善良并彼此善良相待的人们。

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给小费就是善心。善心有很多种，empathy and sympathy，比如将心比心，比如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在行为举止上的平等，理解和尊重，也是传递善心。



李嘉曾
62屆高中

(說點歷史) 船望橋頭

我要說的是泉州的船與橋。是特定的一艘和一座，卻又不僅僅是那一艘和那一座。

先說那艘船。它正停放在泉州古船陳列館的大廳中。儘管只剩下船身和龍骨、隔板，也有二十四點二米長、九點一五米寬。船身扁闊，底尖，船殼由兩至三層木板疊合而成，自船首至船尾，十三個水密隔艙依次排列，展現出精湛的工藝水平。一九七三年夏，晉江開展海外交通史調查，在後渚港古渡頭獲知沉船信息；次年六月發掘，從四米深的海泥中使之重見天日。隨後的考證表明，這是一艘南宋製造、載重二百餘噸、出航中東西亞的多桅遠洋貨船。艙內遺存的最晚銅錢“咸淳通寶”提示，其建造下限或沉沒上限在南宋度宗年間（公元1256年始），殘留的香料藥材和陶瓷器皿印證了此船的貿易功能與大致航向。在復原的“福船”模型前駐足凝視，那桅挺帆張的造型將我的思緒引向八百年前……



那時候泉州別名刺桐。唐代即開埠，自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設立市舶司後，刺桐港海外貿易日盛，逐漸發展成連接北洋、東洋、西洋的東方第一大港。有《馬可·波羅遊記》為證：“刺桐港者，則有船舶萬餘。”難怪屢有發現。在晉江畔的法石，一九七六年挖水井時見到船板，六年後又發掘出一艘南宋福船型海運帆船。法石古船同上文之後渚宋船，僅為萬中之一二。當年刺桐港千船競發、萬舸爭流的盛景該是何等的氣勢磅礴！

再說那座橋。它叫洛陽橋，因建於洛陽江口得名，而江名則源於唐代以來中原移民對於故土的思念。這是一座跨海石樑橋，長八百三十四米，寬七米，橋面用長十一米、寬一米的石板鋪就。橋址位於泉州灣北端，當年因刺桐港吞吐量劇增，為滿足貨物運輸和集散的需要，洛陽江出海口架橋勢在必行。皇祐五年（1053年）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橋，歷時六年方完工。建造中採用了三項獨創新技術。一是筏形基礎：江底拋石形成水下石堤再建橋墩致

使穩定。二是種蠣固基：在橋基養殖牡蠣促進橋墩膠結堅固。三是浮運架樑：利用漲潮時機船載石樑到位架設。洛陽橋以其建造技術的三大妙招彪炳世界橋樑建築史冊，被譽為海內第一橋。



其實泉州的名橋還有不少。比洛陽橋稍晚、南宋紹興年間建於晉江與南安之間水頭海灣上的安平橋，長二千〇七十米，創下中古時期世界跨海石橋的長度紀錄，後人讚譽曰“世上無橋長此橋”。

船與橋的完美組合見證了古泉州的歷史地位。我站在洛陽橋上南望，泉州灣波光粼粼，船影點點，曾經的刺桐港就隱匿在寬闊的海水後面。當年過往貨船的水手向這邊眺望時，定能看到橋頭熙攘的人群與充盈的貨擔，也該露出會心的微笑吧？

登載于《澳門日報》2021年7月6日

(隨筆) 滄浪之水與滄浪之亭

關於滄浪之水的警句，人們多以為出自屈原之作《漁父》。其實稍長於屈原的孟子，早就記錄了孔子於漁父傳聞前二百年、關於水之清濁的一番議論：“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用今人的認識來衡量，孔老夫子無意間向弟子倡導了內因決定與物盡其用思想的萌芽。

滄浪水清濁異濯的觀念影響深遠。最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時期有人將這一理念付諸實施。此人乃詩文名家蘇舜欽。舜欽岳父宰相杜衍與范仲淹等積極推進“慶曆新政”，他本人亦受范舉薦任集賢殿校理，遂遭保守派忌恨。

舜欽曾在祭神時按慣例將拆封奏折的廢紙賣錢宴請同僚，被舉報“監主自盜”而貶離開封。慶曆五年（1045年）流落吳中時，舜欽在蘇州府學宮東側覓得棄地一塊，遂以四萬錢購入，建園築亭曰“滄浪”，自號“滄浪翁”，並撰《滄浪亭記》以述懷。



蘇舜欽一定是自比為清冽之滄浪水的。一心濯纓卻無由效力，不得已而隱退江湖。反思昔日，為在“榮辱之場”錙銖必較而深感庸俗（“不亦鄙哉”）。建亭之後，蘇常邀一眾好友來此小聚，歐陽修、梅堯臣等名家屢屢題詩作文，漸使滄浪亭之名聲大振而世代相傳。北宋以

降，歷經南宋和元、明、清諸朝，感頌滄浪亭的名篇竟至連篇累牘。

其實物盡其用與人盡其才是一個道理。蘇舜欽被棄用無異於水清而無纓可濯。數年後宋仁宗對此似有所覺，復用舜欽為湖州長史，終因病故而未及赴任。

蘇舜欽的故事以悲劇告終，但滄浪亭的故事遠未結束。舜欽身後該亭數易其主，用途迥異。北宋晚期丞相章惇予以擴建，滄浪亭遂成姑蘇名園。南宋紹興年間名將韓世忠佔用此園作為府邸，滄浪亭變身王府。元代亭園漸廢而有僧人寄居，先後建起妙隱庵、大雲庵，終併入集雲寺。明嘉靖年間僧人文瑛復建滄浪亭，此後三百年間，滄浪亭歷經荒蕪、修葺、焚燬，同治年間大修奠定現存基本格局。但清末民初仍難逃荒廢命運，曾被政府機構用於辦公，蘇州美專與河南大學借為校舍，甚至遭侵入蘇州的日寇佔為司令部，直至解放後才逐漸修復擴建，成為蘇州園林中歷史最悠久之佼佼者。

滄浪之水究竟用以濯纓抑或濯足，取決於用水之人。若將滄浪之亭比作滄浪之水，近千年來其不同遭遇恰恰反映了使用者的不同價值觀。如今滄浪亭仍座落於園內小山頂，柱上懸掛着集歐陽修與蘇舜欽詩句的對聯：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遠山皆有情。環視四周，複廊圍繞，山石迴拱，遊人如鯽。但見山腳面水軒外，一汪池水正清，用以濯纓，豈不快哉！

登載于《澳門日報》2021年7月23日

（說點歷史）超越民族的忠烈

匯龍潭公園座落於上海嘉定區鬧市中心，卻在幾條要

道的環拱中隱匿於參天古木與連綿灌叢之間。從車水馬龍的街角拐進園門，隨即隔絕喧囂而別有洞天。十多米高的香樟樹冠茂密，庇蔭着青蔥的綠地和蜿蜒的石徑。石雕欄杆的小橋古樸精緻，悄悄地跨越綠水漣漪的小溪。坡上竹林密集，路邊野花斑斕，清風撥開掩映的枝葉，湖畔白牆紅柱黑瓦的亭榭隱約可見……

穿過匯龍潭東側寬敞的草坪，一座莊嚴肅穆的方尖碑映入眼簾。碑高八米，四周有圓柏和楓香圍繞，碑座平台以石柱鐵索護衛，一文一武兩尊塑像巍然屹立。碑陽鐫刻的一行楷書大字“明忠節侯黃二先生紀念碑”依稀可辨。此乃民國二十四年嘉定縣教職員暨學生集資建造，緬懷“嘉定三屠”殉難者侯峒曾、黃淳耀二烈士的紀念碑。

事件的源頭，當追溯至公元一六四五年，即清順治二年與南明弘光元年。清兵於年前入關揮師南下，一路燒殺擄掠。在揚州遭史可法率市民拼死抵抗，破城後遂大肆屠城，史稱“揚州十日”。接着清軍渡江逼降南京，俘獲南明弘光帝，又繼續攻城略地，且強推剃髮令，導致民族矛盾激化。在嘉定，清軍遭侯峒曾、黃淳耀率眾強烈反抗。

侯峒曾乃明天啟年進士，官至南明左通政使。黃淳耀世居嘉定，崇禎十二年中進士，無意仕途而隱居故里。順治二年六月，清廷強制剃髮，“留髮不留頭”導致人心惶惶。明將吳志葵率義兵收復嘉定，清吳淞總兵李成棟率部過境受創而攻城報復。侯峒曾與黃淳耀聯合多人，豎起“嘉定恢剿義師”大旗，死守十二日之久。七月四日凌晨，清軍藉大雨攻入城中。經激烈巷戰嘉定終告失守。分守東門的侯峒曾攜二子投家中藥池自盡，被趕來的清兵砍殺。分守西門的黃淳耀與弟淵耀遁往西林寺，在牆上留下絕筆後雙雙自縊。李成棟部於辰時鳴炮屠城，死難者不計其數。

七月二十四日，義士朱瑛率士兵突襲嘉定，會同市民驅除清軍。二十六日李成棟捲土重來，復佔嘉定後再屠城，致積屍如丘。八月二十六日，南明將領吳之番率餘部收復嘉定，但清軍隨即反撲成功，入城後第三次大開殺戒。七月初至八月末近兩個月內，清軍三次血洗嘉定，史稱“嘉定三屠”。

令人費解的是，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壯烈如此，一些史書卻鮮於記載，甚至有人質疑其真實性。難道是忌諱引發民族矛盾？深入探究後我恍然大悟。三屠嘉定的首兇李成棟並非滿人，乃降清之明將。此人後又歸降南明，實為奸佞。而反清的侯黃二人則在乾隆四十一年被清廷追諡為“忠節”之士。可見忠奸與民族無關。匯龍潭雲遮霧障，深藏不露，卻將永遠銘記超越民族的忠烈。

登載于《澳門日報》2021年10月1日



在上海老家的北面淮海中路是26路无轨电车，南面衡山路是15路无轨电车，东面跨过美领馆墙是49路公共汽车。不知什么原因，我情愿搭乘无轨电车尽量避开公共汽车，也许这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开无轨电车，越扯越远的基因。

绰号

这得从这部法国1952年出品十多年后由上海电影翻译制片厂推出的电影“勇士的奇遇”说起。电影有1952和2004两个版本，故事是法国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农村青年芳芳被假扮吉普赛女郎的军官之女阿德琳(1952吉娜·劳洛勃丽吉达扮演，2004佩内洛普·克鲁兹扮演)骗取从军的经历。

在位育上学时，同窗吴国彤比我大一岁还是二岁，我们座位前后，喜欢上自修课时从教室后面门溜出去看国泰、兰心、上海等放映的外国译制电影。他常常在上课时偷偷地念叨那句电影中的台词“枪口上插著鲜花，脸上带著笑容，心里充满著爱情，……”，而且还给我起了一个不男不女的绰号“阿德琳芳芳”，国彤兄还给我两个绰号，一个是因为我姓瞿——“螭螂”（上海话“蟋蟀”），另一个因为我的发型——“板刷”。我也喜欢给别人起绰号的缘由大概是从那时开始的。那个年代，人心绝大都是善意的，绰号亦是。

挫折

在校期间，成绩一般，最大的挫败就是1965年前后应征报名滑翔学校、潜艇学校、海军航空兵，还有陆军。就潜艇学校而言，我体格检查到成为徐汇区仅剩两名之一，至今还记得前后六位体检医生到我躺着的床前来按我的肝脏，还是没有半指浮肿。另外一名是59中学的学生，他就住在位育同班王肇均家楼下，工人阶级出身，他的肝脏应该也是罕见的正常，因为他妈妈在园子里养鸡养鸭，他爸爸喜欢到郊区打猎，他被招募了，我当然没有。

班主任谢志民英文老师劝我不要再报名应征了，因为我爸爸的二战美国海军经历，那个时候再不服气也无用。我记得肇均，不但因为是同窗好友，更因为我在和迫害我爸爸的造反派对骂后，被指翻案派，轮船公司的造反派联系学校红卫兵策划打击我，肇均兄冒着危险来我家通知我逃走。如今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是否逃到杭州我姑妈家，因为那里是我常去玩的地方，只记得那时沪杭线的车票好像是慢车二、三块，快车四、五块一张。

崭新一代

这个世界上聪明有才能的人层出不穷。曾有幸帮助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以不超过10天的申请时间全家移民过来，他、她们都成为我的人脉。因为信息爆炸而融为一体，我们被上山下乡最悲惨的年代时出生的那一代，现在已经成了全球最成功最富庶的群体。无论是我教过的学生还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他们几乎都是在1980年代长大1990年代进入高学历并开始创业，进入21世纪后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跨国范围的一代天骄：虚拟网络股票理财乃至医生科学家教授律师。我为他们高兴，和80年前我们前辈的那代知识阶层一样，因为他们的青春活力，使同胞们再度为‘中国人’这个称呼而自豪。

我是地缘政治特别是海洋地缘政治迷。就在我开无轨电车时，收到主持中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项目的朋友发来的10909米深潜邮票。中国邮政定于2021年11月24日发行《科技创新（三）》纪念邮票1套5枚。“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是中国首台具备全球海域载人进入能力的重要装备，也是当前全球同类型载人潜水器中载员人数最多、海底作业时间最长、作业能力最强的装备。11月10日8时12分，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坐底深度10909米，刷新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



魔都乡情



位育的朋友们都在徐汇区生活，人称上海魔都，我称徐汇魔区，是全世界乃至全世界无可比拟的海派。前几年和事务所的主任AP参加在北京上海的世界海商法大会，曾带他住在衡山饭店隔壁的东亚富豪酒店，离开我老家不远，就一起回到我长大的房子（上海旅游频道一不小心，将我长大的房子送上视频，左图）去参观。那天和AP一起去，武警在那里站岗，一直注视着这悠悠晃晃的两人。AP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外甥，布是地缘政治家，其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就在我2千6百册藏书中。如果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在此书找到他在几十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和如今进行中的一模一样。AP觉得魔区衡（山路）复（兴路）区堪比纽约的氛围，我对他说“我觉得应该比纽约氛围更好”。

这两张照片是我12月底刚收到的。左照上面是我爸爸妈妈的房间，我在楼下面对花园的大房间度过幼年少年包括位育年华直到1966年被封被抢，那时的钢窗被我连上无线电天线听短波广播的新闻英语学习和音乐，右照是1966年后住到1984年来北美，包括被劳工上大学轧朋友的时代，那是在汽车间上面原来保姆帮住的一个长形房间。非常珍惜，因为房子几年前都卖掉了。



今非昔比，尽管上海无数新型住宅新建，但是这里的房价还是相当高。记得隔壁房子在1960年代初转手是当时六万人民大洋，现在后面一栋在几年前出售是一亿人民大洋，时隔60年不到，涨了1666.66倍，真是天晓得，这些老房子再历史遗迹保护，也是有一股老旧的气味，再粉刷再翻修也无用。所以到上海，再吹牛的所谓老洋房饭店，我从来拒绝去，就让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去吧，就和下面这个贬义词一样。



老克勒根本是个贬义词

如今关于老上海风土人情的文字铺天盖地，要么错误百出要么俗不可耐，从程乃珊市井气极重的笔下“老克勒”到周立波下只角嘴里的“上只角”，被现在自称“懂经”的上海无聊文人当成了谋生的手段，却误导了起码半代人。

所谓老克勒应该是指：家境一般或败落却不上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辈。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我们眼里，这些人就是穷了还寄生的虫。我想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家境好的人家，都有子女从上海好的大学（比如医学院外语学院等）毕业，排行越小的子女越受宠，所以读书成绩差一点。如果像程乃珊那样将咖啡西餐几句破旧洋泾浜外语等和所谓老克勒联系起来，那么仔细看一下如今上海视频中的德大咖啡馆早上用折扣券喝咖啡的人群乃至至今还被称或自称老克勒的人，实际上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体面生活的群体，其衣饰相貌和谈吐举止，简直是一片乌烟瘴气。

当时如果让一个上海好人家出生的仕女选择配偶或男朋友，没有一个会选所谓老克勒的。“老克勒”从一个实实在在的贬义词在众多从未涉入克勒背景的人的笔下渐渐地成为一个洋派的代表，实在是玷污了历史事实。

这和当今网上鸡汤店的“贵族”高调一样，唱了半天，竟然没有人指出欧洲的所谓贵族无一不是源于小地主和乡绅。缺乏知识或知识短缺是很糟糕的事，不但耽误自己还耽误他人。

上只角和下只角是无知贫民乃至流氓用的切口，我第一次听到“角”，很快就明白这是从非常粗俗的语言出来的，后来哪怕是在此“角”说法最盛行的年代，所谓上只角的人从来也不会自称来自于“上只角”，可想而知。由此又想到当

前用的“吃货”一词，其低级程度与“骚货”无异。我觉得用“食客”是最妥当的，人人都是过来客，也许有人会反问一句，“嫖客”如何？我就无言了，只能说，货是物，客是人。

长三角和联合国

既然讲到“老克勒”和“上下只角”，必须讲一讲自媒体上众多沪语视频片段，有讲吃食，有讲时政，有讲风情，以上海话为卖点。我有时会听一听，从严格的上海话标准来讲，这些人，尤其是男性讲的上海话，都涉嫌娘娘腔。可能这是从评弹用的苏州腔而来的，但是绝不是正宗的上海话。反之，评弹是评弹，必须有它的腔调。

一直觉得，长江三角洲的口音最适合于英文，其他地区长大的朋友英语再努力，原来的口音难免会漏出来。上外杭外等都是中国最好的英语学府不是没有道理的。有次在京沪特快上碰到一位中央编译馆的老师，她告诉我那里几乎所有的翻译原籍都是上海苏州一带的。

因为在正式场合由于利益冲突原因，不能自己翻译，所以我得请翻译来帮助。我认得好几个派驻联合国的中国翻译朋友，其中几个都是在为中国所谓国级人物做了多年的翻译后，弄到纽约来待几年，兜兜圈子，你懂的。他们都告诉我，联合国大会发言的同声翻译其实都是在讲者发言前30分钟将发言稿给翻译准备的，没有任何人能同声翻译长篇大论，至于问答翻译，同声才可能。举个例子，一个广东人和一个上海人都用自己的纯方言发言，同声能行吗？



位育情谊不仅是位育

朋友常常找不到我，因为事务所只有我一个人用微信，而且我的手机在我不想工作时是关闭的。他们常常问我究竟何时才能一起聚聚或游游，我还真勿晓得。10月在加州参加吉力立林嘉陵学兄夫妇家大少爷的婚礼，家钧学姐也光临，度过几天好时光。

近十数年来，位育北美校友会每年要编排出版邮寄我们的精印出版物“钟声”，我们服务组各位同仁周家钧王家斌余振中华非非蒋青罗首初郑晓群吴攸承蒋文奕瞿德霖，继承以往历届同学会的精神，将钟声越办越出色。近年来家钧学姐一直负责位育北美网站，负责且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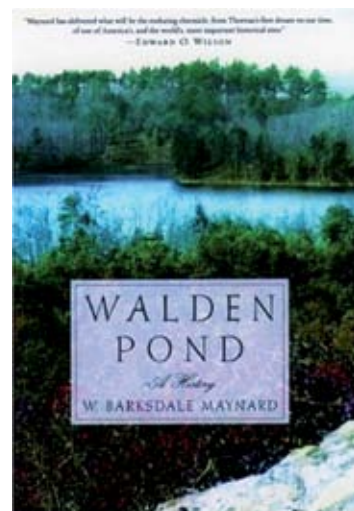
家钧学姐和我一样，海军家庭第二代，她的爸爸周应聪海军少将是1946年联合国大会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海军代表（左下图最右），更是1949年国民政府海军大批易帜和人民政府海军建立过程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最主要人物。多年来我调研海峡两岸和联合国档案及美国档案材料，正在寻找时间和枪手写一本书，告诉天下我们的知识分子海军父辈是如何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占有光辉的一页。

人生计划总不如变化

我总有彻底停止劳碌的一天，也许哪一天在湖畔弄个小房子过起类似梭罗的瓦尔登湖那样简单的日子，也许哪一天回上海去做寓公吃吃喝喝，万变“不如”其宗，在此也希望各位校友长寿。



1945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 AT OPERA HOUSE, SAN FRANCISCO.
(SHOWN ARE MEMBERS OF CHINESE MILITARY DELEGATION.)



养鸡随谈

张人德

65届高中

绿色食品方兴有艾，各色食品又齐齐价格飞升，美国的城市农业回潮顺理成章，而且越发显得生气勃勃。两年来的全球疫情，让民众自觉不自觉地呆在家里岁月静好，养鸡养菜就算最静好的岁月了。

读史知，民国大佬陈立夫，纳粹大佬希姆莱，不如意时都做过鸡农，给“养鸡”冠上了一层暧昧的历史尘埃。小时候想，养鸡大概是最人畜无害的职业，也是人进人出江湖的缓冲节奏。鸡宝宝却有着非常显赫的祖先，翼龙和鸟臀目恐龙的羽毛化石之发现，确定了鸟类恐龙说无法撼动之地位。习惯以祖宗为傲的我们知道鸡是恐龙后代，还能对它们有多大的优越感？驯化的鸡经现代考古肯定，5000年前从古印度河文明摩亨佐达罗传进欧洲非洲，南亚和东亚，它们存世的总数超过了所有的鸟类之和。中国先秦时代就有养鸡的记载。孟子见梁惠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已见鸡已然位列小农四畜之首。老汉音粤语说“静静鸡”，可见老祖宗早就认识到安静者如鸡，养鸡应为最安静的休养生息。中国古代称鸡为德禽，颇为尊重，养鸡也是富足的表现。晋朝、宋代都有把鸡当作宠物，有比较高级的情感。也有称“鸡窗”为书房的别称，所谓“鸡窗夜静开书卷，鱼栏春深展钓丝”。

摇摇折扇，翻翻古文，固然有文化内涵的样子，却离现今文化太远。二战后北美人都有一个迷思，即在城里养禽畜不够现代，各级政府也因此以各种理由禁止或半禁止城市养鸡。几十年来在城市长大的可怜孩子们只有在图画上见过鸡，在肯塔基吃过鸡，连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大概率都没有玩过，看到活鸡还真没有我们童年时代司空见惯。可是鸡们时来运转，随着美国人对园艺和自产食品兴趣高涨，许多人开始质疑禁止城市养鸡是否明智。总部旧金山的后院养鸡网络论坛BackYardChickens.com从50名会员一年多来暴涨到125000注册会员。民选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意，

半推半就地允许后院养鸡为合法。

民主嘛，各地当然还有各种拖泥带水的考虑和限制。可是笔者先行为快，与同好们共享个中酸辣苦甜。



想养鸡并不是知道了什么政府规定，那是后话，而是因为油然而生的爱鸡荷尔蒙。按照不扰邻居不扰自己的原则，养鸡只选择母鸡。说句实话，不养公鸡虽然剥夺了母鸡们的乐趣，可是看着绿草地上母鸡奔走寻食，能给后院平添了不少和平生气。爱旧风者可以撒把米瞧她们笃笃啄米生趣，爱沐阳者可以听着她们咕咕轻语假寐，爱丹青者可立架写生，爱文者尽可见景生情，爱早起者自能打扫鸡舍作为晨练。如我等这辈子无缘再作建筑师的坐家者，尽可以燃烧余热，名正言顺打造梦幻鸡舍，实现一次自我放飞。

据说小鸡孵出后数天内饮食有限，是邮寄最佳窗口，潜在养鸡人自可直接邮购，乡村超市也是如此向孵化中心购得雏鸡。从乡村超市买来这些毛茸茸的小疙瘩，对她们爱不择手。三只英格兰种，一只亚洲芦花鸡种，放在铺了报纸的纸盒子内，瞧着不由得喜从心来。不料才过两个来星期就出了意外。

那天有朋自远方来，高高兴兴结伴出去饭店吃饭，把小鸡盒子置留在deck的阳伞之下。不料金乌西行，待回家时盒子已经暴露在阳光直射之下了。水钵被打翻，三只小黄鸡越出盒子，躲在墙角边阴影下，毫发无损。可是亚洲小小芦花鸡腿脚不够力，自救意识大概也不成熟，跳不出纸盒，被晒



得奄奄一息。见状当下三步并作两步，托着小鸡上楼去，又是冰块降温，又是凉水湿润，外加氧气急救。可惜回天乏力……

痛定思痛，回过神来补购两只荷兰种，也选取黑色，寄托对芦花小鸡的追念。鸡宝宝往桌上一站，唧唧地走过来，小尾巴一翘一翘的，别说有多神气了。第一次养这些外国鸡，总暗暗觉得有那么些洋气，但是取名还是按国粹传统大黄二黄三黄和大黑小黑叫法。这下知道对这些宝贝可马虎不得，更是捧着她们怕摔了，含在嘴里怕一不小心吞了。夏日正要浓，接受教训，怕她们中暑，就着废置的小狗笼子里养在空调屋，让她们享受享受二十世纪人类文明进化的果实（她们的远祖已经没有了这样进化的机会了哈）。

不料此举却让我无意中学得了鸡宝宝的智商不菲。每天下午四五点，提着笼子放在阳台上，放小鸡自然风。不料一天大小黑却唧唧地走回空无一物的笼子里傻呆着。不知道她们哪根筋搭错了，正在纳闷中，对小鸡七千五百万年基因的尊重突然点燃了我对她们的理解：原来她们判断笼子是她们享受到凉快的原因！真别小看了小鸡们的逻辑力，即使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进了21世纪的鸡笼子，也不见得比小鸡们更有理解力，不是吗？

在笼子里的日子小鸡们基本相安无事，忙着吃，忙着挤来挤去。夜幕降临，英国淑女们总是挤在一起睡。荷兰鸡丫头小一轮，总是往黄鸡的肚子下钻，获取温暖 and 安全感。往笼子里挂一面镜子，小鸡们都会挤在镜子前面搔首弄脖子，恨不得镜子有美颜功能。此点与具备（进化）后发优势的人间老太太们相比，恐怕有共缘基因之嫌。

后院是由九尺高的篱笆围着，远端有一小片树林，几乎藏不了野兽，应该是小鸡的天然桃源。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回家发觉院子里只剩大黄二黄晃来晃去，不见其他鸡宝宝下落。花了近一小时寻觅，从邻居门厅、附近街上都没见到小鸡们的踪影。因为尚不清楚当时后院敌情，一下子丢了三只，不由得悲从心来，与鸡们相对无言。正在沮丧之时，突然耳边似乎听见似隐似现的熟悉唧唧声，飞快地转动耳朵确定声源，隔着房间好像听见声音从房子西侧传来。待冲出大门向屋边定睛一看，只见三黄唧唧歪歪一路叫着循墙根找来，两只小黑傻傻地摇摇摆摆跟在后面。相见之下相拥而泣，顾不上责备，一把抱入屋内。至今也不知道她们从哪处篱笆缝缝逃逸出去，找不到原路，居然能绕道前门。三黄当时虽小，却已经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领导力，就是公司老外喜欢强调的leadership，以后有助处处表现她的捣乱能力。

这次化险为夷让我也大意了，没有及时研发安全防护措施，致多日之后又出现小二黑失踪案（此小二黑非彼小二黑也）。当时发现三黄和二位黑小姐不在，半晌又是三

黄从树丛中走来，后面跟着荷兰小大黑，其他小鸡们在冬青树丛下没事样地扒拉着地皮，估计也问不出任何线索。这次可麻烦大了，学着鸡叫到处寻找，甚至担心鸡叫学得不像而提着鸡笼子带鸡游行，希望小二黑闻鸡起舞，再出奇迹。

二黑再也没有出现。……凶手到底是谁？活不见鸡，死不见尸，居然连骨殖都没留下！没想到鸡宝宝们成长很健康，却命运多舛，因物理性原因损失33%！太阳太远够不着，周围潜伏的生物性危机却应该能够防范。还是怪自己心太大。

太平日子又过了一个多月。也是初秋的下午，只听得鸡宝宝们在远端绣球花丛里一阵大乱。赶紧提着扫把赶去，只见小鸡们跌跌撞撞迎面落荒而来，从胡乱晃动的花丛里飞出一只大鸟，白白的肚子朝向我，张开三尺多长的白色翅膀在篱笆上鹞子大翻身，幽幽地穿过小树林飞走了，留给我一副F22猛禽战斗机尾翼的强烈印象。惊魂未定下反复点名，独独又不见了小黑（黑独一家，不分大小了）。心又提到嗓子眼，最后发现小黑躲在屋边的冬青树丛下没事。原来她早早就撤下英国姐妹，独自飞快逃回安全地带。小黑的谨慎，胆小，独善其身的本性开始露出端倪。

事后上网按图索骥，才明白F22-白肚子的原来是鹞鹰！它因为体型不大，已经不能抓走成年母鸡，但是仍可能攻击母鸡致残。不由得想起小朋友时玩的游戏老鹰抓小鸡，老鹰面对被老母鸡保护的小鸡鞭长莫及，设计游戏者果然有深刻生活经验。才明白上海人说的“放鹞子”，原来放的就是鹞鹰风筝啊！

类似的事件后来又发生一次，不过已经毫无悬念。鸡宝宝们一阵慌张没头脑地往树丛里钻，可是一见有人赶来后援，立马气定神闲踱起方步向我走来。鹞鹰安坐在篱笆上正眼瞧着大气凛然拎着水火棍的我，一点也不怯场。那畜生知道它自己是二级被保护动物，我拿它无可奈何。

顺便说一句，养鸽人看到天上有鹞鹰飞翔时，会吆喝着放飞他的鸽群，由头鸽带领着鸽群冲向鹞鹰。此时鹞鹰因惹不起群鸽，会讪讪飞走。放鸽人是借此训练鸽子的胆略。我家的鸡小姐们也算练出眼力劲了。

院际反鸡形势依然复杂，鸡城堡也就



需要加快建设。行笔到此，需要强调养鸡的一项初衷——生蛋。除了安全，也要给小鸡们一个舒适的家，先生活后生产，生产生活两相宜。请回来鸡宝宝时就开工造房，世界物流滞后也深刻影响到鸡生活的建设。正值木材价格疯涨，建造一幢心中的鸡城堡每每超出预算，需要尽量利用边角料、旧木料来降低成本，但又不能降低安全标准，难度一点不亚于边境墙国防建设。鸡窝装有抽屉式地板，屋顶和两面墙可以完全敞开，内外都刷上防水



漆，便利通风洗刷打扫。清洁的环境保证小鸡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废弃的双层玻璃窗移作一侧屋顶，保证良好保暖采光。小鸡也是鸟，喜欢栖身高处，也喜欢在高处下蛋（乖乖！）。所以除了在窝内架高栖枝供她们休息，下蛋窝也要偏高，且后倾5度，有利鸡蛋产下后滚入后部的壁橱隔收集，一来方便下一位使用蛋位，二来也防止小鸡发小姐脾气时啄坏了蛋。蛋窝隔成三间，门前挂上鸡宝宝喜爱的红色门帘，提高私密感和小鸡进窝的兴趣。蛋窝内铺上笔毛状橡胶垫，干净易打扫，又刺激小鸡腹部诱发排蛋感。

所以小鸡们下的蛋又干净又漂亮，真舍不得吃，是送给朋友的贵重礼品。

为了进一步保证3D立体防御安全，同步建了一座和城堡联通的专用封闭散步区，用金属网隔离防范地面攻击，用半透明玻璃作顶篷遮挡紫外线和可能来自空中的袭击。城堡前后装置移动感应强光灯，以吓阻潜在的晚间闯入。当然，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城门大开，鼓励她们在院内自由活动。

小鸡是早起早睡的乖宝宝，我等老朽不能打乱她们的生活节奏，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安装鸡城堡大门的光感开关装置，保证天亮门自动打开，黄昏时分天色暗了自动关上。小鸡的眼睛有五种锥形细胞，比人还多两种，能感知红蓝绿，紫色和紫外线，但是没有柱状细胞，不能感知黑白。所以小鸡对红色特别有兴趣，但一到光线不佳的时候就自动往窝里赶，和老年人并无二致。这样人也可放心睡懒觉，不必天天早起做鸡的门童。

营养方面，雏鸡时喂她们拌有药物的鸡食，20%的蛋白质，保证她们健康度过童年时代。几个礼拜后改喂无药物雏鸡食，两个月后开始喂16%蛋白的正常鸡食。从头到尾小鸡们的最爱是玉米。除了新鲜甜玉米，乡村超市7美元50磅的去年玉米，高压锅煮熟，食品处理机打碎备用。每

天下午4点是她们的Tea Time，齐刷刷地聚在落地窗前耐心等待，偶尔敲敲玻璃催促（当然是用嘴）。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米，18美元50磅的美国产长米与鸡食同价，人能吃鸡更爱吃。鸡满地啄米的风光永远是静静鸡的核心享受。考虑到鸡宝宝生蛋不易，冬天来临没有虫子可补充动物蛋白，每天早上给她们加半小把肉糜。没想到鸡宝宝们对此趋之如鹜，大啖生肉糜。

小鸡的消化道比较短，食物不能充分消化，且行且方便，确实不能像猫狗一样训练有素。可是鸡宝宝绝对有经济价值，这点猫狗没法相比。况且鸡屎是优等有机肥，今年家种的番茄产量翻番，而且味道鲜美，蔬菜冬季还绿色盈盈，不能不说这是意外的副产品。

小鸡的体温平均摄氏41.5度，过高过低的环境温度会损害小鸡健康。夏天需要室内通风，冬天室内保持摄氏14-25度，光照保持16个小时。小鸡舒适，下的蛋也健康，且避免了感冒得病的机会。因此在鸡窝内安排了多个定时器各司其职，开关此起彼伏。温感开关和定时开关，控制温度在一定范围和控制电器在一定时间内工作。蓝牙传感器和LED灯，总共250瓦的加热毯和红外加热灯，保障控制早上4-8点亮灯增加人工光照和维持傍晚到清晨室温在摄氏20度上下。10瓦小灯泡一早加温室外饮水，防止冰冻。因为大大超过预计的用电量，专用的100瓦太阳能发电设备只好暂停，改用市电供应。

看上去五花八门，实际上想到一样加上一并不繁琐。比如为随时掌握鸡窝温度，就加一个蓝牙传感器，还能读知时间温度曲线图表。



家有小鸡初长成。不知道是不是养尊处优的原因，小鸡们慢慢显出说不出的风度。虽然在Teenage时喜欢扎堆行动，常常在院子里成群结队呼啸而过，像极了七十年代初上海街上的小流氓，可是大长腿，油光毛，鸡冠鲜红，挺着脖子，从来也不大声啼叫，连生了蛋也安安静静（真大

出意料)。对来访的客人不卑不亢，欢迎抱抱合影，很有分寸，个个喜欢。每次看到你打开蛋窝顶棚收拾蛋窝，大黄都会不怕道路曲折地从她的门口赶进来，钻进蛋窝里特别近地面对你，就是找我亲近。不时还探着脖子看隔板后面收蛋空间里有个啥，好奇之心让人莞尔。抱鸡合影已经成为访家朋友的必有节目，其中与人亲近又和蔼大方的大黄为首选鸡抱小姐。据说欧洲城堡有主人在家就竖起旗帜，国王竖国旗，市长竖市旗。我家小鸡天天在家，为了表彰小鸡们对后院生态的贡献，特地为她们在城堡顶上立了一杆鸡风标。市面上能见到的都是大雄鸡，趾高气扬。而我特地为她们制作一尊大母鸡，回眸冷看，俏俏尾巴，表彰雌权，一只傲立的乌眼鸡。活脱一个小黑！



们不愿意小黑挤在她们中间，总要把她挤到边上，气得小黑每天远远站一边，还与她们首尾倒置，不鸟她们。天气冷了后，小黑也不和黄鸡们抢栖条，独自早早进去蹲在一号蛋窝里过夜。看着心里很为小黑不平呢。

三黄就不一样，因为贪玩屡屡迟到进窝。当年为了对小鸡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并没有给她们剪去翘尖，我家小鸡们能飞上树梢。三黄错过了进门的钟点，仗着飞行本领一流就飞到屋顶上待着，每每被查夜的柔性处理抱回鸡窝。最后不得不绞尽脑汁在屋顶上安装倒刺（羊肉串竹条），断了她的念想后无奈之下才循轨蹈矩。因为不愿意在deck上扫鸡屎，我象征性地在楼梯前放

了一节栏杆，想着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不料几天后，小鸡们自觉不再上deck了。有朋友观察到小鸡们在喂食器上自行进食，不乱扒乱抢，很少浪费，称赞她们“有教养”。我觉得小鸡们还真的有一定自觉性，基因使然，不能不信。



说实话，在修理完毕的庭院养鸡有它的麻烦，那就是小鸡有扒的天性。草地，铺的石子，被扒了个稀里哗啦，她们扒得越happy，你就越头大。平时对着菜园一顿大嚼，让你心疼。好在她们一脸无辜，又要和你亲，你还能说什么呢？跟在屁股后头收拾呗。责备鸡不懂得清洁是以讹传讹。天气暖和的时候，每过几天小鸡就会在沙堆里打滚，洗沙澡，然后跑到Patio上一抖，留给你一地鸡毛。

很惊奇传承德荷传统的小黑真的很优秀，特别遵纪守法，自律也强，从来没有错过宿舍关门钟点，不管黄鸡在外干嘛，每天都是早早第一个进窝。因为统计样板太小，还真不确定这是个体差异还是民族差异？估计敢有这样的念头似乎政治都不够正确哦。

手里攥一把米，直接感受小鸡从你手里进食的亲近感。小黑总是慢条斯理，手心不会有异样感觉。可是黄鸡们会大口嚼到你肉，饿死鬼一样。令人哭笑不得。

夏天晚上为了通风打开了玻璃天窗，小鸡们就自动齐刷刷地站在窗栏上睡觉。每天都你挤我，我挤她地重排位置，就像梁山上抢交椅，天天换位置，也不明白哪把交椅最重要。英伦小姐

养鸡几个月，与这些远古生命的后代们朝夕相处，有悲催也有快乐，对生命多了些新经验新视野。当每天早晨在蛋窝后面摸起干干净净、热热乎乎的鸡蛋，心里充满对小鸡们的感激。每天只要看到你身影出现在门外，小鸡们就急急巴巴从远处连飞带跑聚将过来。除了她们，你的心里也暖洋洋的，与有成就感大不相同。那真是后院农业始料未及。



“游记回放” - 登峨眉山

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熬到了可以喘气歇脚，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了，却突遭新冠袭来，疫情铺天盖地，地球仿佛也停止了转动。原准备退休后去各处走走，不料美好的计划却被无情泡汤，剩下的只有画饼充饥，对昔日游山玩水的一点回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是在很远的祖国彼岸，那是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留校后的第一个暑假。回到我从未去过的籍贯地天府之国是我从小的向往，于是抱着侥幸的心情报名参加学校赴四川省的招生小组，谁知很快就如愿以偿。由学校组织部长带队，历史系一位中年教师、加我，一行三人七月底坐火车硬卧（我的第一次）抵榕城，入住省政府招待所。那是一所所有门卫的大院，住宿单间，每天可洗澡，一日三餐丰富，南北口味兼有。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每天都在才华出色的考生中难以取舍，忍痛割爱的招生实在不是一件好差事。好在本校属于第一批招生院校，一个星期招生结束以后，如释重负，我便选择独自一人去游乐山大佛、都江堰和峨眉山。

在峨眉山脚下邂逅一位在北京邮电学院上学的驴友，短短数语，意气相投，又年龄相仿，于是不约而同，结伴而行。驴友老家在川南西昌市，那是中国的第一个卫星发射基地，驴友是那里出来的子弟，随身背一架时为奢侈品的照像机实不为过。

峨眉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它和普陀山、五台山、九华山同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峨眉山海拔3,000米以上，山势巍峨峻秀，八月雨水充沛，更显树木葱茏。峨眉山登山分东西二线，东线全程约44公里，西线全程约62公里。下山的游客说西线值得一看的庙宇多，风景也更好，于是我俩从山脚的报国寺沿左线登山。途经伏虎寺、清音阁、洪椿坪、仙峰寺、洗象池等大小寺庙。每座寺庙都各有一段历史故事，建筑也各具特色，还能看一些据说是佛教的真藏。我俩因计划两天登顶，故对各座寺庙只是到此一游，至今甚为后悔！那时不知缆车为何物，只见精干健壮的川汉肩挑背篓，载货送食上山；又有能干泼辣的川姑在半山腰设摊，三分钱一碗稀饭，聊慰游客饥渴之肠。

过了一线天便进入生态猴区，望见约二三十只的猴群在五十公尺开外的一大片树林上，有的在树间跳跃玩耍，有的在树枝上窥视着过路游客。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野生猴子不禁有点心惊胆战，西昌驴友和其他几个游客用四川方言大声喊叫，不知是吓唬猴群，还是为自己壮胆。不知是被吓着了，还是猜到我没带什么吃的东西，猴王留情，不收买路钱，猴群让我们平安通过。当夜我们在海拔2,000多米“洗象池”旁的小客栈投宿，“洗象池”是峨眉山比较大的一个寺院，初建于明朝，后又增建了几个殿所。洗象池离金顶不足28公里，属半高寒地区。“象池夜月”被称为是峨眉山仙境，李白有诗《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寺院周围古木参天，晚上月光透过冷杉林，映入池中，水天一色，万籁俱寂，令人气爽神怡，一天35公里徒步登山的疲劳顿然纾解。

第二日早起继续登山。途中见几位身体瘦小的缠足老妪，拄竹蹒跚。听说为祈求佛的保佑，也为自我检测身体，她们每年都要登山一次，有的都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峨眉山越往高处，气候越发多变，方才艳阳高照，又现阴雨绵绵。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仗着年轻体壮不觉累，暮色时分快到海拔3,000米时突然感到气短胸闷，那是高山缺氧反应，但是心情却很兴奋。那年月登峨眉山全靠双腿，颇有不达金顶非好汉的一股子豪气。金顶是峨眉山最高的佛教寺院，建于唐代。屋顶为锡瓦所盖，元代时又被称为“银顶”。金顶寺院高3,077米，被人们称为是通往天堂的阶梯。寺院遭“十年”摧残，未及修缮，不对游客开放。抬头望去，残垣断壁，斑驳脱落；令人唏嘘，不由反思。虽是八月天，太阳西下后寒风阵阵，气温骤降。于是当晚人民币三元租旧绿军大衣一件御寒。



晚餐稀粥就馒头，八元陋舍寄宿，早早就寝。次日，五更冻醒，披衣起身；晨曦未露，启明星闪烁，清风徐徐。众人早已占据有利之处，等待云海，祈求佛光。佛光罕见，全凭运气。我虽不信佛，此时也随众人低头合掌。山顶挤满了游客，却是一片安静。忽听有人惊呼，云海！佛光！只见远处山巅群峰中云雾缭绕，缥缈虚幻，慢慢地如同潮水一般，翻涌漫卷，一波又一波地涌向山顶人群聚处。云海聚拢过来的同时，一圈金黄色的晕光缓缓扩散，袅袅上升，仿佛灵气气息。山顶的游客有人欢腾喜悦，庆幸不已；也有人当即双膝下跪，虔诚合手，口中祷告，念念有词。当轻薄的云雾慢慢地包围你一刹那，你会有一种出世脱俗，腾云驾雾的幻觉。不管你信不信佛，那场面让你不由地为信仰对人心的冲击而震撼不已，听说曾有人纵身跳入云海，投向仙境，无从考证。云海晨雾向身后远处的群峦叠嶂飘散以后，众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我们饱食早餐后退房，7时开始择东线下山，半小时以后高原反应就完全过去了。下山的路比上山轻松些，对沿途经过的一些庙宇似乎也少了一些兴趣，一鼓作气，五点就下到了山脚。上山两天，下山当天。时过境迁，现在游客已经很少徒步上下峨眉山了，但我还是庆幸自己四十年前有过这么一段登山经历，享得风景这边独好！

我不觉得此生还会重游峨眉山，因为我想去而没有去过的名川大山和名胜古迹双手扳指都数不过来，期待疫情过后多多踏访多娇江山，不枉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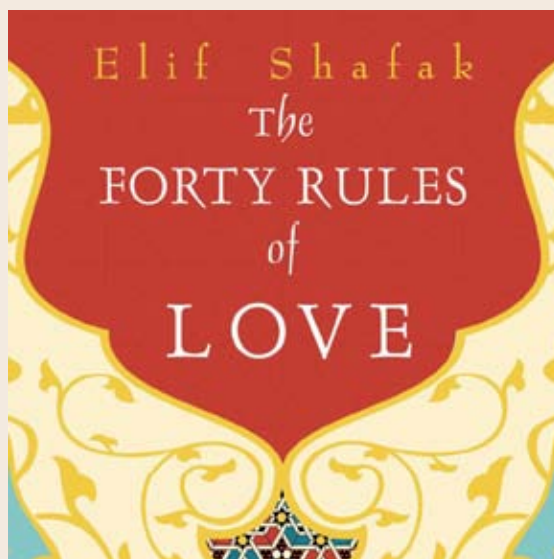
“读书札记”

《The Forty Rules of Love》

都说老天对你关闭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疫情宅家，每读一本书，就如同打开一扇窗。阅古今中外，揽大千世界。沉醉书香，不忍释手；开卷有益，闭卷沉思。

土耳其英籍女作家 Elif Shafak 的《The Forty Rules of Love》2019年11月被 BBC News 收入“100本最有影响的小说”，也是我喜欢的小说之一，于是将其置于书架，得随时翻阅之便。这本小说已被翻译成中文，台湾出版的繁体字版名为《爱的哲学》，大陆出版的简体字版则为《爱的四十条法则》。

我原以为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其实历史上真有其人其事。小说讲的是十三世纪著名的伊斯兰神学家、苏菲派(Sufi)诗人鲁米(Rumi)结识了一位为世俗不屑的云游苦行僧 Shams of Tabriz，并在交往中逐渐视他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Shams的启迪下，鲁米放弃了自己尊贵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生活条件，从一个受人敬仰但孤独迷茫的宗教学者和传道士，成为具深远影响的传扬大爱和平安喜乐的诗人。穿插于小说中的描述还有鲁米妻儿的家庭生活的变



化，鲁米的忠实信徒对Shams的憎恨和迫害，Shams对一位伊斯兰教不容的社会地位卑贱女性的保护和拯救等。

与这条主线平行的另一条副线讲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出版社的女编辑 Ella Rubenstein 婚后日久倦于围着丈夫、儿子和家庭转的日子，遂在爱情关系中冷漠的丈夫产生了隔膜，内心深感失落和无奈。后在接手评论一本由Aziz所写的关于鲁米和Shams的小说中受到启迪和感动，开始和作者有了更为直接的邮件来往，从而实现了思想升华和自我解放。虽然对女编辑最后离家出走，陪伴罹患癌症后期的Aziz一起渡过了他最后的一段人生感到唐突和不解，但就对主题的深度探讨和揭示而言，《The Forty Rules of Love》仍不失其为畅销书之誉。

小说以故事、信件和对话的形式，以从13世纪到21世纪的跨度，以东方到西方的社会背景，试图揭示爱的表现方式及其真谛。小说不以深奥枯燥的哲理阐述取人，而是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生动真实的人物描写，娓娓道来爱的四十条法则，于情于理，直击人心。举四十法则中的首条和末条为例：

法则一：

我们如何看待上帝，如同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一面镜子。如果上帝让我们想到的是恐惧和责备，那就意味着我们内心涌现出太多的恐惧和责备。如果我们认为上帝充满了爱和怜悯，则我们也是如此。

（“How we see God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how we see ourselves. If God brings to mind mostly fear and blame, it means there is too much fear and blame welled inside us. If we see God as full of love and compassion, so are we.”）

法则四十：

没有爱的生活分文不值。不要问自己应该寻求什么样的爱，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分歧只会导致更多的分歧。爱没有标签，没有定义。爱本来就是纯粹而简单。爱是生命之水，爱人是灵魂之火！当火与水相爱时，世界也将随之而变化。

（“A life without love is of no account. Don't ask yourself what kind of love you should seek, spiritual or material, divine or mundane, Eastern or Western. Divisions only lead to more divisions. Love has no labels, no definitions. It is what it is, pure and simple. Love is the water of life. And a lover is a soul of fire! The universe turns differently when fire loves water.”）

这四十条法则随着故事情节而逐条展开，从中你可能会想到《圣经》哥林多前书13:4-8为众基督徒所熟知的对属灵的爱训示：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从中你也许可以读出禅宗六祖惠能专注内在静心净性、忘我无为境界的禅修偈句：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如果你熟悉著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则感悟着这四十条法则，你也许会在心里吟诵他在1824年写下的著名的抒情诗《爱的哲学》（“Love's Philosophy”）的诗句。这首诗分为两个诗节，每节八个小句。该诗呈隔行押韵，运用了比喻、反诘等修辞手法，读来朗朗上口，抒发对爱的情感和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别具一格。摘录这首诗的上半节如下：

The fountains mingle with the river

泉水汇入溪流，

And the rivers with the ocean,

溪流汇入海洋，

The winds of heaven mix for ever

天际缕缕清风总是交织而至，

With a sweet emotion;

甜蜜涌动；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single,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形单影只的，

All things by a law divine

万物都遵循一条神圣的定律，

In one another's being mingle—

相存相依——

Why not I with thine?

你我何不如此？

后经朋友的推荐，我又读到了鲁米的十几首诗，录其中短诗一首：

“中心的明珠

改变了一切。

我的爱

现在没有边缘。

你听过人们说，有

打开一个心通往

另一个心的窗口，

但如果没有墙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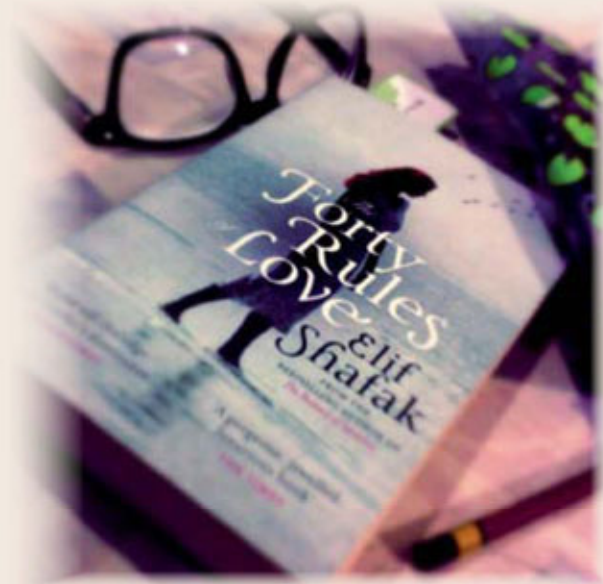
就没有必要

安装窗子，或栓锁。”

疫情宅家，重又翻阅《The Forty Rules of Love》，在缕缕书香和温柔灯光的陪伴下感悟到爱是神圣，是灵性，是舍我，是力行，是释放。题诗抒怀：

辛丑多事愁断魂，壬寅辞旧迎新春。

不倦书香情人靛，岂负光阴度朝昏。



牧场岁月

养牛挤奶（三）

叶秋怡 66届高中

编者按：《牧场岁月》是叶秋怡的一篇长达四万四千字的生动回忆录，被颇获读者青睐的“新三届”在网上节选刊登，得到广泛好评。《钟声》第二十七期节选了本文上篇的开始篇章，与校友们分享。第二十八期又节选上篇中的两个篇章予以刊登。同时我们将把《牧场岁月》全文发表在北美位育人网站“笔苑”供大家欣赏。

人牛情

奶牛的寿命长达近十年。挤奶工天天和牛朝夕相处，人与牛之间就有了感情。我的师傅顾根余常说牛是大畜牲，通人性，他待牛很好。受顾师傅的影响，我们五组每个人对奶牛都很友善。

五组里的38头牛，虽然每头牛都有牛号，我们还都给牛起了名字：那头上没角的叫“葫芦头”，乳头小的叫作“小奶头”，“小三子”是指那头只有三个奶头泌乳的牛。

那头背脊稍稍隆起的高大白花牛叫“曲背”，它是有名的种公牛“917”的妈妈，是头高产的良种乳牛。后来“曲背”的女儿也到了我们组，就叫它“小曲背”，尽管它的背一点也不曲，它的妈妈就改叫“老曲背”了。

在我们这个牛棚里，牛和人就象家里人，“小三子，回来！”“葫芦头，过去点！”，“小曲背，不许再叫了！”（小曲背就是那头特别护犊的青年牛）。那些奶牛们似乎都听得懂，乖乖地听从我们的吆喝。

顺便说一下，奶牛只有在发情或护犊时才会叫，平日里是不叫的，即使在受了伤，以致于鲜血淋漓时也一声不吭，只有从那颤抖着的四腿可知它正在承受极大的疼痛。

当了八年的挤奶工，天天与牛为伍，我喜欢观察牛，还爱逗牛玩，对牛的各部位太熟悉了，从牛角到牛尾，都能讲上一大通。

先说牛角，人们总以为牛应该有牛角，尤其是在中国画中，画上大大的两个牛角，一看就是牛了，但那是水牛。而我们养的是奶牛，最不希望的就是大牛角。奶牛每天要到放牧场去三四个小时，运动和晒太阳。在放牧场上奶牛会相互打架，最怕的就是它们因顶

牛而受伤，尤其是怕伤及乳房。

那时我们五组奶牛的角都生得好，要么牛角往下弯，要么双角弯成圆弧状，角尖向内，还有的干脆没有角，五组奶牛的牛角在打架时都没有杀伤力。在现代欧美的奶牛场里，奶牛一律是葫芦头，奶牛在刚出生后就在生角处点上药，从此再也生不出角了。

牛的眼睛非常美，尤其是小牛的眼睛，双眼皮，长长的眼睫毛，清澈的棕色眼珠。长方形的黑瞳孔。

那时，我家七妹还在学校里念书，常到我工作的牛棚来玩，也喜欢看牛的眼睛。一次，堂侄女来我家玩，她是我家的下一代中第一个孩子，长得很美，七妹一看到她那大大的眼睛，就叫了起来“哎呀，她的眼睛美得就像小牛的眼睛一样啊！”妈妈听了笑着说：“哪有这样赞美人的眼睛的。”

牛的舌头结实有力，时不时地伸出嘴外，往左右两个大鼻孔里各掏一下。在给牛喂药时，把牛舌往外拉向一边，牛嘴闭合不上，乖乖地任我们把一罐药水倒入牛嘴中。

牛鼻腔前那块大大的区域称作鼻镜，是牛的健康镜子。健康牛的鼻镜光亮湿润，上面布满点点的水珠。只有在牛生病时，鼻镜变得软绵干燥，失去光泽。我逗牛玩时，喜欢用手去拍拍牛的鼻镜，沾了满手水。奶牛不喜欢我碰它的鼻镜，无奈我和它们朝夕相处，只能晃晃大脑袋忍了。

不过，牛似乎很乐意我抚摸它的脖子。它静静地卧在稻草上，眯着眼，嘴里不停地反刍，大牛头随着咀嚼微微摇晃。那牛脖的皮毛油光铮亮，摸上去就像绸缎那样，我的抚摸令牛很受用。

坐在小板凳上挤奶时，眼前能看到的是那曲线优



我在放牛场上和牛合影（1971年）

美的牛后腿和大大的牛肚子，还有牛肚下蜿蜒粗大的乳静脉，直径达两英寸多！据科学试验表明，每生产一公斤牛奶需要有500公斤血液流经乳房，一头高产奶牛日产牛奶可达60多公斤，那就需要30吨血液流经乳房，全靠这么粗大的乳静脉来提供充分的血液。

由于新陈代谢旺盛，乳牛的正常体温高于人类，达39摄氏度，与通常的“动物个体越大体温越低”的规律正相反。冬天的牛棚里总是暖烘烘的，就像装上暖气，那是牛棚里的38头奶牛的体温提高了室温。

相应地，奶牛的寿命比其他牛种短，一般牛的寿命可达30年，据说奶牛的平均寿命仅17年。上海牛奶公司的奶牛寿命更短，泌乳牛折旧率规定是8年，也就是说，乳牛泌乳8年就能收回投资成本。然而，不少乳牛往往不到8年就因病痛或低产被淘汰。当挤奶工期间，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那些平日熟悉的奶牛被淘汰或死亡。

乳牛是人类培养出来的特殊物种，大部分的奶牛品种来自高纬度的欧洲地区，那儿夏天凉爽。而上海地区夏季闷热，奶牛度夏艰难，尤其是新产犊的奶牛。我们尽一切可能来防暑降温：牛棚里安装电风扇，食槽里放满水，太阳下山后才放牛到放牛场，等等。

奶牛的汗是红色的，炎热的夏天里，奶牛的黑白皮毛上染出淡淡的橙红色图案，那是被渗出汗水染的。现在影视剧中经常有所谓的“汗血宝马”，说是异常珍贵，这儿每一头乳牛都是“汗血乳牛”。

奶牛每天都需刨刷牛身两次，这能促进牛的血液循环。我刷牛身很认真，有一头牛似乎认识我，每当我刷到它时，它总是先伸个大懒腰，慢慢地把肚子鼓起来，似乎在配合我刨刷牛身，使我刨刷在圆圆的牛肚子上顺利多了，真是很有趣。

刷牛身时我们离牛身很近，一不小心脚趾常会被牛蹄踩住。奶牛的四个牛蹄支撑了全身一吨多的重量，一旦被踩住，疼得拼命拍着牛腿，要它挪动。奶牛反应迟钝，等我拍打了半天才慢吞吞地碾转牛蹄，挪动了一下。待拔出脚来，大脚趾已经受伤，趾甲下乌血一片，要等几个月新趾甲才长出来。

在当挤奶工期间，我的大趾甲常常是黑的。但是我也不怨恨踩着我脚的奶牛，总是由于自己不小心才被牛踩到。我倒是希望奶牛有健康的牛蹄。

牛的尾巴与其硕大的体魄相当，又粗又长。在刷牛时，需要拉起牛尾，仔细地刷，特别是牛尾端常沾满了干的牛粪粒。牛尾的功能不少，在挤奶时我们得时时留意牛尾的动向，当牛尾慢慢撑起时，那是要拉屎了，若碰巧清洁工在附近，可用铲子接着，避免牛粪四溅。当牛尾喇地翘起，那是要拉屎了，得赶快站起来，护着奶桶，避免牛尿溅到奶桶里。

夏天蚊蝇多时，奶牛甩着牛尾驱赶蚊蝇。在它们身旁挤奶，常常会被牛尾甩到头上，甚至甩到眼睛上。在别的生产组里，有挤奶工知道哪头牛爱甩尾巴，在挤这头牛奶时，预先用绳子把牛尾绑在腿上。我们五组从来不绑牛尾，也从不无故打牛。

说到牛通人性，说一件趣事。五组的高产奶牛多，高产牛一天要产60多公斤奶。我担心它们水份摄入不够，每天夜班下班前，还要提着水桶，依次给各高产牛喂水，天天如此，养成习惯。

一天夜班结束前，我提水去喂高产牛，同组的王师傅看到那头牛乖乖地把一桶水喝了，啧啧称奇。原来，那天他挤奶结束得早，见我还在挤奶，就代我去提水喂各高产牛，当水桶放在那头高产牛前，它别转牛头，对那桶水不理不睬。

我不知道王师傅已经喂过水，又去提水喂高产牛，那头高产牛见是我提来的水，俯下牛头，乖乖地把一大桶水都喝了下去。当我听说那头牛不喝王师傅的水，觉得很好玩，如今回想起此事才意识到，那头牛认识我。

事实上，岂止是一头，全牛棚38头牛都认识我。我从不折磨牛，若要母牛挪位，拍拍牛大腿，母牛就乖乖地挪动了。我唯一的一次打牛是实在不得已才动的粗。

上海的夏天炎热，母牛产犊后身体虚弱，但是不能让它长期卧着，否则会造成后腿麻痹。因此一定要强制母牛站立起来，最极端的方法是用铁架子夹着牛髌骨，通过挂在梁上的轱辘吊链吊起牛后身，强行使牛站立起来。有时奶牛太虚弱，一连几天都得吊牛，直到母牛恢复体力能自行站起为止。

这个法子很残酷，母牛髌骨周围的皮往往都被磨破，血肉模糊，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用，我们总是尽可能使新产母牛自行站起来，这时就只能抽打牛，强迫它站立起来，实在打不起来时，才用铁夹子吊牛。

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别的师傅去抽打牛，那一次偏偏轮到我要去挤那头产后久卧不起的母牛，我学着师傅的样去抽牛，要它站起来。没抽几下，那母牛挣扎着，但是实在太虚弱了，后腿无力，站不起来。它撑起前腿，扭过大大的牛头看着我，那哀怨的眼光令我再也打不下去，我丢下牛绳子躲开了，让别的师傅来抽打。

我以前见过别人抽打牛的情形，那些牛都是牛头向前，伸长着脖子要站立起来，而这头牛却扭过头固执地看着我，至今还记得那母牛的神情。我想它一定是认识我，一定是在奇怪我那时怎么变得如此残忍。

如今的社会上兴起养宠物，狗啊，猫啊，养得比人还娇气，宠得比自己亲生孩子还过分。人们谈起自己的宠物，往往眉飞色舞，似乎能与宠物交流沟通。

回顾我的挤奶工经历，想起那些人牛情，当年那38头牛就是我的大宠物。我爱动物，但是不敢养宠物，怕一旦失去宠物，自己感情上受不了。

牛与鬼



自古以来，提起牛，大多是褒义的，例如：“孺子牛”，“做牛做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等等。然而，在50多年前的中国，“牛”可不是好字。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牛鬼蛇神”这四个字都不陌生。

1966年夏，伟大领袖就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号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被分为“红五类，黑六类”各阶层。黑六类指的是“地富反坏右资”，都是“牛鬼蛇神”，是“横扫”的对象。情节严重的还要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俗称“牛棚”，由根正苗红的红五类看管。

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展开，清理复查运动如火如荼，挖出了更多的牛鬼蛇神，几乎每个单位都设立了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

正当“牛棚”遍布神州大地时，我进了真正的牛棚，在那里与牛为伍，养牛挤奶。牧场工人成天在牛棚里工作，对“牛棚”一词当然毫无忌惮，日常交谈中也都是“牛棚”长，“牛棚”短的。

一次有位女工生病无法上班，要通知同一奶牛棚中的其他工人，便打电话到附近的传呼电话站：“请叫对面牛棚里的人出来听电话。”那位接电话的大妈阶级立场坚定，马上回答：“牛棚里的？怎么能出来？！”可见当时对牛棚的阶级观念深入人心。

我进五组牛棚当挤奶工的第一天，在开工前要进行一个重要的朝拜仪式：向伟大领袖请示！那是紧跟当时全中国“早请示晚汇报”的潮流。在牛棚东西两侧大门的内墙

上，高高挂着伟大领袖的宝像。

我和几位工人在东侧的伟大领袖像前排成一排，仪式开始了，我们面朝东方，大声朗读几段伟大领袖的语录，接着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表忠心的革命歌曲，仪式延续了十来分钟。

在此期间，那牛棚里的三十八头奶牛表现得非常反动，有的不停地晃着硕大的牛头，拴着牛头的牛绳牵动了系在牛架的铁环，丁丁当地敲打着铁架；有的呼呼地喷着鼻，把牛脚都伸进食槽里；有的牛更急切，使劲上下地甩着牛头，把口水吐沫甩得远远的，焦急地等这朝拜仪式结束，可以享用盼望已久的美餐。

在西侧的毛主席像下，低头站着两个人，他们是以前私营牧场的资本家，属牛鬼蛇神，在我们朝拜过程中，他们始终静静地低头站着，在向伟大领袖像低头请罪，态度极其端正。

这朝拜仪式令我很不自在，我的父母当时也是“牛鬼蛇神”，看到这两位“牛鬼蛇神”低头请罪，就想起父母在他们的单位里经受着种种羞辱。

“早请示，晚汇报”的朝拜仪式每天每朝都得进行，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心。直到一九六九年，伟大领袖又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各工业部门派出大大小小的工宣队，进驻各部门。

牛奶公司不幸属农业部门，也归于被领导的“一切”之中。我们十二牧场来了一队工宣队。这工宣队来到牧场究竟干了些什么，现在大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件事：他们发现伟大领袖的宝像居然挂在牛棚里，那还了得！！

一声令下，“将伟大领袖的宝像请出牛棚！”在他们看来，这奶牛棚和那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都是牛棚。是“专政对象”待的地方。伟大领袖怎么能待在牛棚里？

没有了牛棚里的伟大领袖像，那早请示晚汇报的膜拜仪式自然无法继续了。最高兴的应该是那些奶牛，那两位“牛鬼蛇神”也解脱了，不必每天低头认罪。只是挤奶工人对工宣队这一“革命行动”不以为然，伟大领袖的像不准挂在牛棚里，那我们成天在牛棚里工作的工人阶级也都是“牛鬼”了？也成了专政对象了？

“牛鬼蛇神”之一的朱宝仁也参与我们的聊天：“我们是生产单位，奶牛就是生产工具，牛棚就像工厂里的车间，牛棚里挂上伟大领袖像与在车间里挂伟大领袖像是一样的。”

我很佩服他的超脱，他并没有为每天的低头认罪而感到羞耻，或许，在那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的朝拜中，他低着头，听那昂扬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伴随着奶牛们焦躁急切地折腾出的各种噪声，还生出娱乐感来。

说起十二牧场中的牛鬼蛇神，我们五组的两位牛鬼蛇神不过是私营牧场的资本家。在1956年前，他们有了些钱，投资乳业。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公私合营）时，便要划分阶级了。

倘若资产结算超过3千元，就划成资本家，小于3000元大于1000元，就算是小业主。一头奶牛值2千多元，若拥有两三头牛，就是资本家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资本家便都成了牛鬼。

比起这些牛棚老板牛鬼，运输队里的牛鬼要复杂得多。运输队成员里大多来自苏北，有的是逃荒来到上海，有的是躲避当地土改的逃亡地主，有的甚至是有血债的。他们无钱无手艺，在上海没有生计，流落到牛棚，求给口饭吃。牛棚老板看着他们可怜，便留下做些粗活，割草搬东西。

公私合营时这些人都成了牧场职工。文革期间揭开他们的来历，还真让人吓一跳。听说其中有一人还曾吃过人心，他吹嘘当年吃人心的经过，说将人心扔到油锅里炸时，那颗人心居然飞了出来！

在牛棚里挤奶，尤其在晚间夜深牛静时，牛吃饱后卧着反刍，只有挤奶工还在挤奶。我们手里忙着，有时就开始讲故事，讲天南地北的各种乡野故事。

讲到在私营牧场时，挤奶工人有时也摆阔，挤完奶收工后，换洗得体体面面的，叫辆三轮车，坐车到徐家汇去看绍兴戏。

讲到统购统销时，有工人偷牛棚里的精饲料，因为他在农村的家里断粮，都快饿死人了，急需粮食救急。后来他偷精料时被发现，成一大罪状。

讲到在清队复查时，离牛棚不远的沪杭铁路上经常有人在那儿卧轨自杀，在牛棚里一旦听到那火车凄厉的鸣笛声，便知道又有人卧轨了。

讲到牛棚附近有一年轻人，因“乱搞男女关系”被打成“坏分子”，一时想不开，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但是自杀未成，被火车齐齐地碾去了两腿。失去双腿的“坏分子”就住在附近，常见他双手撑地在地上挪动，令人感到可怜。

听到这儿，我说：“太惨了，他大概后悔还不如当初干脆被火车碾死。”朱宝仁说：“那倒不一定，说不定他在庆幸当年幸亏没被火车碾死。”朱宝仁的话常常很有哲理，他的女儿是我哥哥的同班同学。

另一位“牛鬼蛇神”王秋生也是个能讲故事的人，讲起他在某一天看到从马路对面的农科院里出来一群人，走到漕溪路上。其中有一位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殷红的鲜血从头顶上淌下，沿着额头流到脸上，滴在地上。走在

后面的打手追上去，递给他毛巾，要他把血擦掉，老者不理，推开毛巾，依然抬头昂然向前走去，路上留下点点鲜血。那情景从此就留在我脑海里。

第一次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也是在挤奶时听顾师傅说的，那是在1971年9月下旬，我和顾师傅挤双档：两人隔着牛肚子挤同一头牛的奶，听到师傅在轻声叫我，我附下身，从牛肚子下望过去，他悄声对我说：“林彪跑了，摔死了。”

我们俩在牛肚子下互相对望着，惊讶得不敢说话。虽然我们五组没有告密者，平日里在牛棚挤奶时讲的话也登不得大红之堂，但是，有关那副统帅竟如此“永远健康”地摔死的消息实在太震撼，只能在牛肚子底下悄悄地传递。

在挤奶时还讲鬼故事。把牛与鬼连起来，是伟大领袖的一大创举。不过，十二牧场西区的牛棚还真的与鬼有些联系。这儿原先是乱坟岗，因地价便宜，好几家牛棚都建在此地。

王秋生讲起他年轻时，一天心血来潮，到牛棚旁的小河里摸鱼。河水不深，他光脚踩在泥泞的河床，歪歪翘翘向河中走去。突然脚下踩到一个个球状物，光溜溜的似电灯泡，再一想，啊呀，那是死人的骷髅头啊，吓得赶快返身从河里爬起来。河里居然有那么多骷髅，可以想像，当年乱坟岗中的死尸横陈的恐怖情景。

既然是乱坟岗，孤鬼野魂自然就多。牛棚里的老工人们说，牧场刚建成时，不少人真的听到过鬼叫。那鬼叫总是发生在淫雨绵绵的黄昏，声音有点像小鸭子叫：“嘘——哩哩哩……”

有人还绘声绘色地讲起他的经历：那天他和另一人（有名有姓）到牛棚外搬运青饲料，刚低头俯身，要把青饲料装到箩筐时，在朦胧的小雨中，传来一阵阵的“嘘——哩哩哩……”，两人心慌，又不敢说话，只是连连往地上“呸！呸！呸！”吐唾沫，待慌慌张张地装好青饲料，端起箩筐，赶快往牛棚里跑。

与当时“横扫牛鬼蛇神”的潮流正相反，牛棚里的人都相信牛能压邪，“牛棚”非但不是坏地方，而且是个辟邪驱鬼的场所，鬼是不敢进牛棚的！

那期间，每当我到牛棚去上夜班，在漆黑的夜里独自走过小河旁和放牛场时，不由得想起那些鬼故事，心里怕怕的，加快脚步，直到进了牛棚，才放下心来，这里有38头牛压邪，什么大鬼小鬼都进不来！

2016年10月初稿，2020年8月定稿。纽约上州

成功与磨难

游荷兰美术博物馆随感

周家钧 65届高中

2018年10月中旬，我和老公开始了一次历时21天的西欧三国美术博物馆专题游，造访了德国、荷兰、比利时三国的10座城市，激动不已地参观了21所优秀的美术博物馆。数年过去了，翻看那次旅程的记录及照片，依然十分留恋。但我发现，对此程最生动的回忆久久滞留在荷兰。

在做攻略时选择荷兰，首先是为了探望三十多年未见的徐孝定。他是我和哥哥从小在高安路一起长大的密友，也是位育中学高中62届学长，旅居荷兰几十年的化学博士，一位卓有贡献的催化剂专家。这次有机会路径荷兰，我是不肯放弃这难得的重逢机会的。再则，荷兰是我所一直崇敬、喜爱的几位世界闻名的画家的故国。因此，这个具有很多传奇的用橘红色为标志的娇小国度，它所拥有的收藏这些大师们不凡作品的优质美术博物馆，以及大师们在故土存留的气息和往事，对我都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果然，荷兰之行不失所望；尤其是早已如雷贯耳的伦勃朗、梵高及近年知晓的维米尔这三位荷兰大师的画作和生平，都深深触动了我。



《貌似使徒保罗的自画像》

Self-Portrait as the Apostle Paul 1661

伦勃朗也一直是我最钟爱的欧洲著名古典画家。在我们所参观的欧美博物馆中，只要看到十七世纪欧洲美术藏品的标志，我就会急切地寻找伦勃朗的踪迹。我喜欢伦勃朗所刻画的人物儒雅的风度和传神的表情；喜欢他用厚薄颜料层交叉对比体现皮肤的质感；喜欢他用细腻和松弛的对比来突出画面重点，掌握整体效果。虽然伦勃朗最终也没成为尝试明亮色调的革新者，但他却是大胆运用光影效果的先锋。他成功地采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大胆地运用聚光灯式的压倒性的明亮度，和由此产生的耐人寻味的深色阴影的对比，来突出画面主题，达到神奇的舞台戏剧效果和丰富的层次。伦勃朗画作不同于他的同代人经常表现出的僵化形式；他的那种生动的感染力基于他对画面内容以及对他的观众、顾客乃至对人类不分年龄、阶层的理解和同情。因此，他被被誉为“文明的伟大先知之一”。

我们到达荷兰后参观的第一所博物馆就是荷兰最大的艺术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The Rijksmuseum），这里珍藏了伦勃朗22幅油画及大量版画和素描，也就意味着这是伦勃朗作品的最大收藏地。与大多数17世纪的荷兰大师不同，伦勃朗的作品内容非常广阔，描绘了广泛的风格和题材。他的肖像画、自画像和圣经及历史故事叙事图被认为是他最大的创造性胜利。在The Rijksmuseum中，最引人注目、吸引最大参观人群的是被誉为荷兰国宝的巨作《夜巡》。

伦勃朗·哈门松·范·里恩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 - 1669)

伦勃朗被认为是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荷兰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视觉艺术家之一，更是成就了荷兰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伦勃朗几乎一辈子没有出过国，是位典型的荷兰本土画家。但他深受各国绘画界，尤其是意大利大师们的优秀作品的影响。他的画作，特别在版画，当时就在欧洲广泛流传。他一生究竟完成了多少画作一直是鉴赏界和研究机构争论和探讨的课题。最近期的结论是伦勃朗创作了近300幅油画、不到300幅铜版画及超过2000幅素描（包括速写和草图）。虽然伦勃朗的画作数量不确定，但它们现今已成为遍布欧美众多著名博物馆中的珍品，地点包括荷兰、美国、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波兰等。

伦勃朗于1642年画的《夜巡》，是来自阿姆斯特丹民兵公司的，由巴里宁·科克上尉和他的17名公民警卫委托的一组肖像画订单，也是当时他从肖像委员会收到的最重要的项目。卫兵们期望能有一组每个成员都能清晰可辨的群体肖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熟悉伦勃朗在十年前对图尔普博士的解剖学课的描绘。他们以此类推地对自己订购的肖像的想象，最终被一幅意外的雷鸣般的作品所击碎。



《夜巡》 The Night Watch 1642

这是一幅伦勃朗迄今最大的画作，在切割后，它仍然近12英尺x14英尺（3.65×4.26米）。其描绘的不仅有18名卫兵，还有16名伦勃朗添加的人物，形成一个动荡的激烈场景。画家在艳丽耀眼的视觉效果中增添了喧闹的音响效果：鼓在敲，枪在响，狗在叫，孩子在哭，更大的动乱可能即将发生……

这是伦勃朗制作的最具革命性的画作，将顾客所要求的人物都活跃地呈现在或明或暗的画面里，强调了其中的主要任务和情节，把一个巨大复杂的动荡场景掌控成统一的整体。伦勃朗想要体现的并不局限于公民自豪感，他迫切地要创作一部戏剧性与情感力混合的庄严剧外加诙谐感，从来没有人创作过这样的民兵画。我在The Rijksmuseum所看到的《夜巡》远远超出了肖像画的范畴，它不仅是一幅出自非凡技巧的油画，更是一个生动激情的、饱含丰富情节和思想深度的杰出戏剧舞台场景，令人震撼。

然而，相比伦勃朗十年前完成的《尼古拉·图尔普博士的解剖学课》所引起的轰动及获得的赞誉，《夜巡》的问世并没有在当时的荷兰受到热烈的欢迎。更可悲的是，伴随着《夜巡》在一定程度上的被冷落，伦勃朗的家庭生活和财政状况开始急剧恶化。

伦勃朗于160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的一个家境殷实的磨坊主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14岁时，他就读于莱顿大学，但很快就转学艺术，师从莱顿和阿姆斯特丹的当地大师。22岁时，他已以优秀的绘画技巧在莱顿受到高度尊敬。年轻的伦勃朗于1631年移居阿姆斯特丹，以画家、教师、艺术收藏家的身份开始了自己光芒四射的艺术生涯。1632年他创作的《尼古拉·图尔普博士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伦勃朗早期最杰出的作品。1634年，他与一位成功的艺术品经销商的堂妹萨斯基亚结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美满的一段生活。同时，这段婚姻也使他获得更多客源，加速了事业的发展。1639年正值33岁一帆风顺的伦勃朗出资13,000荷兰盾（\$7,245.50）在阿姆斯特丹的布里斯特拉特购置了一幢三层楼房，这在当时是天价。伦勃朗被允许分期付款，当上了房奴。伦勃朗在这幢房子里居住了17年，创作了大量作品。1911年，荷兰将这所楼房命名为伦勃朗博物馆（Rembrandt House），把它保留为受人尊敬的国家艺术家的圣地，同时也是17世纪荷兰建筑的典范。

我们离开The Rijksmuseum后即赴伦勃朗的这幢故居。房屋已被后来的屋主增建了楼层。室内很宽敞，但不华丽；各种绘画、刻板、印刷的用具和设备，被安置在一个个妥帖的角落，显然是画家的一个方便自在的工作场地。在这里展出的伦勃朗油画并不多，但能看到他的很多精彩的铜版画作品和他所收藏的其他大师的佳作。据记载伦勃朗博物馆尽可能地保存了画家生前居住的原状，令人感受到留存了三百多年的艺术气息，但同时也回荡着浓浓的悲剧氛围。

萨斯基亚为伦勃朗生了四个孩子，但其中三个死在这所布里斯特拉特寓所里。1642年，伦勃朗完成《夜巡》的当年，萨斯基亚也在家中去世。妻子的死促使伦勃朗事业的难度剧增，原就入不敷出的财务迅速恶化，布里斯特拉特寓所成了巨大的抵债物之一。在1652年后的四年中，伦勃朗拼命企图赚钱偿还债务，但没成功。1656年伦勃朗宣布破产。他的房子和包括大量的艺术收藏品在内的所有财产，都被迫拍卖抵债。那份保存至今的拍卖财物清单如此详尽，所有从大到小的物件都没放过，足见画家当时的窘境；这份清单同时也是三百多年后伦勃朗之家还能基本保持原状的依据。

然而，悲剧并没有就此落幕。画家持续贫困，第二位妻子亨德里克杰在他破产七年后去世，五年后他27岁的儿子也离世；11个月后，1669年10月4日，伦勃朗本人在阿姆斯特丹去世，享年63岁。他被埋葬在教会拥有的一块墓地中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20年后，按照贫困中死亡的人们的惯例，他的遗骸被挖出并丢弃。

伦勃朗陷入贫困厄运的原因一直是历代评论界分析、探索、争论的热点。但结论并不重要，因为伦勃朗遭受的生活磨难并没阻碍他的艺术创作的进展。破产后的13年中，伦勃朗依旧接受订单，不停地绘画、蚀刻，不断地大相径庭地变换、改革自己作品的主题、尺寸、画风和技巧，一幅幅杰作相继问世。所有这一切艺术实践，与画家当时经历的坎坷，仿佛形成平行线似地互不干预。要说有影响，可能是厄运迫使画家更为埋头专注于每幅作品，来体现出他对世界的更成熟更深刻的理解。

离开阿姆斯特丹，我与孝定在戴尔夫特（Delft）亲切重逢。他载着我们在附近数个重要城市游览。在海牙（Den Haag）的信步游逛中，我们不经意地路过莫瑞修斯美术馆（Mauritshuis）。按原计划这是下一天的参观点；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决定提前进馆。不想在莫瑞修斯的顶楼竟然又发现了伦勃朗的十来幅大作，连“尼古拉·图尔普博士的解剖学课”这幅大名鼎鼎的原作也在此馆，极大惊喜！

解剖学课是17世纪荷兰的一项社会活动，学生、同事和公众都可以付费参观。每五到十年，外科医生协会将委托一位被认可的肖像画家为这项活动画群体肖像。1632年，26岁的伦勃朗刚到阿姆斯特丹不久就被授予这项任务，成为他在首都的第一个重要项目。画像中涉及的每个男人都会支付一定数额的钱，而更核心的人物，也就是图尔普博士，可能支付更多甚至两倍的金额。

在这张画中伦勃朗把八位权威人士全部加以详尽的描绘，同时适当突出了位居中心的图尔普博士。七位视线不一的同事围着图尔普博士，所有人物的头部都是同样大小，同样清晰；每张脸都表现出不同的深刻表情。伦勃朗又用极其精准的解剖结构描写了放置在正下方的死尸，并用光线把所有细节统一成一个可信的整体场面。这幅画在绘画技巧上完美无瑕，并使所有的委托人满意，也为伦勃朗赢得了名气和财富。如此年轻的伦勃朗就懂得如何周全细致地顺从和取悦自己的顾客；但十年后的他并没有固守这些取悦所有顾客的诀窍，而是优先顺从了自己的创作意愿和情感，绘制了全然不同风格的、激情万分的、主次对比强烈的《夜巡》。《夜巡》没有及时为画家赢回曾经的的荣耀和财富，却最终成为了荷兰的“国宝”。



《尼古拉·图尔普博士的解剖学课》
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 1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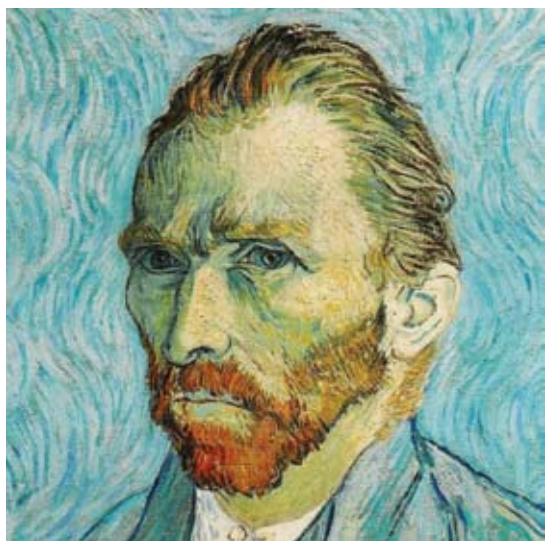
在莫瑞修斯美术馆的顶楼，我觉得自己更加理解伦勃朗了。

法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说：“拿我和伦勃朗比较？这是亵渎！伦勃朗，艺术的巨人！我们应该拜倒在伦勃朗面前，永远不要将他与任何人比较！”……

文森特·威廉·梵高

(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 – 1890))

梵高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是西方艺术史上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仅仅不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创作了约2100幅画，包括约860幅油画。这些作品包括了风景、静物、肖像和自画像，大部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完成的。其作品特点是大胆的艳丽色彩以及戏剧性的、奔放的、极为独特的笔触，为现代艺术增添了光耀。梵高在我心目中是位非凡的天降奇才。尽管画家本人只在世间存活了短暂的37年，他的画却总能让我感受到一种顽强的激励人心的生命力。



梵高1889年自画像
Van Gogh's 1889 self-portrait

梵高于1853年出生于一个荷兰中上层家庭。他幼年的画作非常严肃、安静。他曾想步入神职生涯，在比利时南部担任过新教传教士。1881年，他回到荷兰开始画画，身为艺术经销商的弟弟西奥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两人一生保持着长信交流的习惯。梵高宁愿把西奥寄来的钱花在绘画材料和模特儿上也不顾饮食营养。面包、咖啡和烟草成了他的主食，持续的贫困开始损坏了他的健康。他早期在荷兰的作品，大多用深沉的色调描写静物和农民的生活。1886年，在西奥的支持下，梵高搬到巴黎，受到了大量印象主义作品的感染和冲击，以及前卫的后印象派成员包括埃米尔·伯纳德和保罗·高更等人的影响和推动，他的调色板上的色彩组合骤然变得鲜亮明快。他摸索出了种种新的方法来体现生命和风景。在巴黎的两年中，梵高创作了200多幅画。

1888年，梵高避开巴黎的喧哗，搬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他对阿尔勒明快的光线和色彩感到欣喜，热情地投入工作，努力地挥笔描绘大自然和乡村生活。他的色彩越来越鲜艳。在此期间，他扩大了他的主题，抒发了他的荷兰情怀：完成了200多幅油画和100幅素描和水彩画，创作了一系列包括描绘橄榄树、麦田和向日葵的名作。我特别喜欢梵高在阿尔勒的作品。他用对比度极强的色调，以及果断排列的夸张笔触，生动描绘出只存在于他自己视野中的大千世界。

相对于普通人，梵高始终是一个身体虚弱、精神状态不稳定、狂躁错乱的病人。但他又始终是位具有积极的艺术思维、创作从不懈怠的敬业画家。他长期生存在极端的矛盾中。



有柏树的道路
Road with Cypress 1890



《夜咖啡馆》
Café at Night, 1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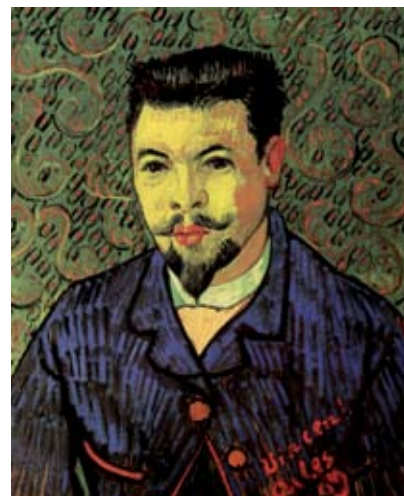
梵高性格极其孤僻，但他对友谊和理解又极度渴望。他曾说：“我一直认为画家独自生活是荒谬的。当你被孤立时，你总是输。”他与高更那离奇的交往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非常重视与高更的友谊。当高更同意来阿尔勒与他短暂共处后，他无比兴奋，精心准备。两人见面后都很努力，一起合作创作了一些非凡的作品。然而，与此同时，两人对艺术的看法却大相径庭，经常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两位个性极强的天才短短几天的相处结局是，梵高在争执中狂躁地手持打开的剃须刀，高更见状愤然离去，梵高随即割下自己的左耳……，两人从此再没见面，但却一直保持通信，甚至计划同设工作室。

相对伦勃朗，梵高的命运更惨。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悲伤和挫折。因病情反复发作，他不断出入医院、诊所，饱受折磨。但是，他在绘画中找到了他的欢乐：“画布能告诉人们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感受，那就是我看到农田时是多么健康和振奋。”令梵高更为欣喜的是，他感受到颜色的效果超越了其它因素的描述性，认为色彩具有“心理和道德的份量”。他希望用《夜咖啡馆》（Café at Night）中华丽的红色和绿色，“表达人类可怕的激情”。黄色对他来说最有代表性，因为它象征着情感真理。他用黄色作为阳光、生命和上帝的象征。在病情发作的间隙中，或只是病态稍轻的时段，梵高的创作激情迅速高涨。他不但以周围环境和人物为素材不断作画，还让家人将他的早期作品送来进行再度创作。他病情严重的最后两年也是他作品的高产期和艺术的巅峰期。

梵高于1890年7月初访问了在巴黎的西奥和他的家人，在那里他得知他的兄弟正在考虑辞去多年的艺术经销商的工作，建立自己的企业。这显然意味着一定的财务风险。梵高忧心忡忡地离开巴黎。西奥和他的妻子乔都写信给梵高，让他放心。但财务上的不确定性和对自己病情复发的担心，深深地刺激了梵高，致使他无法摆脱对未来的悲观情绪。1890年7月27日，他走进麦田，用手枪射中了自己的胸部。两天后，他离开了人世。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悲伤将永远持续下去”。六周后，西奥举办了哥哥的作品纪念展览。梵高离世六个月后，西奥因无法接受哥哥的离去也病故了。他们被葬在一起。兄弟俩至死相知相守，不可分离。

梵高的辉煌名声在他人生悲剧落幕后的腾飞已无需详述。他的作品已进入世界上最昂贵的艺术品行列。他的画风影响了数代不同流派的艺术大师们，其中包括马蒂斯等浮士德主义大师和早期德国表现主义名师们。1889年，梵高曾把《费利克斯·雷伊肖像》送给了这位在他割耳后为他治疗的雷伊博士。但医生不喜欢这幅画，竟用它来筑鸡舍，然后又把它送了人。2016年，这幅被收藏在莫斯科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的肖像画，估价超过5000万美元。

梵高不到十年的艺术生涯有一半是在法国，但荷兰还是把这位游子的大批名作带回故国，成为收藏梵高作品最多的国度。我们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天中午来到著名的梵高博物馆（The Van Gogh Museum）。它在早期由继承了梵高遗产的西奥的儿子与荷兰政府合作，成立了基金会来实施建造，於1973年竣工。它收藏了梵高的200幅油画、400幅素描和700封书信，成为世界上拥有梵高作品最多的宝库。我们在博物馆入口被告知由于参观人群流量过大，只能被预约至晚上七点半方能入内。晚上六点半，好心的收票员不忍再让我们淋雨等候，为我们放了行。进了展馆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限制人数，馆内真的很拥挤。梵高博物馆每年平均要接待150万游客，85%来自国外。2017年它接待了230万来访者，成为荷兰参观人次最高的博物馆。精彩丰富的展品引导着我们回顾了梵高曲折离奇的一生和艺术创作成熟绽放的过程。只可惜博物馆不允许照相，损失了日后再次回味的机会。



费利克斯·雷伊肖像
Portrait of Doctor Félix Rey 1889

次日早晨，我们又坐火车又换两次公车，前往距离阿姆斯特丹近3小时行程的克鲁勒-穆勒博物馆（The Kröller-Müller Museum）。荷兰人都说这博物馆很远；托谷歌地图的福，我们却一路顺利。博物馆位于占地55平方公里的霍格维卢韦国家公园中心（The Hoge Veluwe National Park）。我们在公园的奥特洛（Otterlo）入口被告知需下车买门票。从入口到博物馆有2.5公里，为此公园为游客提供了拥有1800辆车的免费自行车系统。于是我们跟随男女老少游客呼啦跨上大小不一、适合自己的白色自行车，在浓密树荫中呼啸驰骋。蜿蜒的自行车道路线简洁，可防止迷路；路面既不松软也不坚硬，就是跌一跤也不会摔疼，可谓设计周到。

克鲁勒-穆勒博物馆的创始人、德国收藏家海伦·克勒-穆勒是欧洲最早的女性艺术收藏家之一。她认为梵高是“现代美术的伟大灵魂之一”。在1908 - 1929年间她购买了梵高的91幅油画和180幅素描。这座森林公园也是他们夫妇於1909年建造的私人庄园。博物馆於1923年开始在园中建造。由于财政恶化，穆勒夫妇於1935年将艺术收藏捐献给国家，荷兰政府接手完成了这座博物馆的建造。昔日的庄园如今成为荷兰第二大国家森林公园，园中的博物馆成为世界第二大梵高作品宝库。

在尽情观赏、拍摄梵高精品和其他印象派佳作后，我们心满意足地骑车回到公园的奥特洛大门。工作人员建议我们步行15分钟穿过奥特洛小镇直接搭乘下一线公车。于是我们得有机会边走边欣赏荷兰农村的迷人景色。深秋的阳光明媚欢快，将沿途恬静的树木、房舍、农田涂染上浓郁灿烂的色彩，美得令人陶醉。我突然意识到，梵高避开巴黎的喧哗，来到阿尔勒所寻觅的、被感动的不就是大自然呈现的这种美妙的光和色，这不就是当时唤起画家激情的荷兰情怀！我开始理解了海伦·克勒-穆勒把梵高如此大量的珍贵作品收藏在这块远离阿姆斯特丹的乡土上的美好初衷。



油画《老鸨》的局部，
传说是24岁的维米尔的自画像
A Part of The Procuress 1656

约翰内斯·维米尔

Johannes Vermeer (1632 – 1675)

约翰内斯·维米尔是一位荷兰巴洛克时期的画家，其作品着重绘制描写荷兰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凡室内场景，常常是描绘女性的日常活动。我是从英国电影《戴着珍珠耳环的女孩》中知晓了维米尔和他这幅享誉世界的名画《戴着珍珠耳环的女孩》。影片描述了画家与家中的女仆的情感故事和以女孩为模特儿的这幅画诞生的曲折过程，情节忧伤动人。影片获十项英国学院电影奖提名，三项奥斯卡提名和两项金球奖提名。然而，影片的故事却是虚构的，因为这幅名画本身并不是肖像画，而是画家笔下的一个虚拟人物。出于对这幅画和影片的喜爱，我一直向往能亲眼目睹原作，也能到画家的故乡去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当我如愿地站在陈列在海牙的莫瑞修斯美术馆的《戴着珍珠耳环的女孩》原作面前时，惊喜远大于如愿的满足。这是画家心目中的一个穿着异国风情的裙衫、佩戴一块东方头巾和一个大得离奇的珍珠耳环的欧洲女孩。她温和纯情的回眸、脸部细腻的肤质、宝蓝色与金色的浓烈而沉静的服色、桃红色湿润的仿佛要出声的双唇，以及闪烁在嘴唇、眼睛、珍珠的高光等等细节，使原作比我在银幕、荧屏或印刷品的看到的任何版本要精采太多。2006年，荷兰公众选择它为荷兰最美丽的画作。

维米尔於1632年出生于荷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20岁时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经销生意。没有记载说明维米尔是如何步入绘画生涯的，但他的画作确实为他在荷兰戴尔夫特（Delft）赢得了声誉，其大部分作品被当地的一位收藏家收购，然而他在家乡以外几乎无人知晓。

维米尔作画很慢，可能每年只能创作三幅画。他一丝不苟的绘画技巧的特点之一是坚持运用几种很贵的颜料，包括一种当时极昂贵的深海宝石蓝，从而他能用独特的色彩去创造一个在心目中比他目睹的现实更完美的世界。即使在他最贫困的时期，他也不肯放弃这种用色风格。维米尔的作品题材主要是风情画和肖像画，从一个普通奶妈的肖像，到描绘富豪和商人在宽敞的房子里的奢华和辉煌，很生动地描绘了十七世纪的荷兰社会的风土人情。他一生总共创作了不到50幅油画，其中34幅被保存下来了。



戴着珍珠耳环的女孩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1665



奶妈
The Milkmaid 1657-1658

画家有限的卖画收入及不兴旺的艺术收藏业务，特别是抚养13个子女的沉重家庭负担，使他的经济状况持续拮据。1663年，有一个法国外交官来拜访了他，要看他的一些作品。但维米尔没有画作可以展示，只能陪同他的客人们来到当地一家面包坊里，因为那里的面包师亨德里克·范·布登保存着维米尔用作抵押品来购买食物的几幅画。

1672年法荷战争爆发，荷兰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也给了维米尔最后的致命打击。1675年12月，年仅43岁的维米尔突然病故。他的妻子陈述维米尔的死亡时说：“在与法国的毁灭性战争期间，他不仅无法出售自己的任何艺术品，还被一堆待售的其他大师的画作困绑。面对自己无力尽职的孩子们，他陷入衰败和颓废。他如此心灰意冷，仿佛陷入了狂乱。仅在一半天时间内，他从健康衰变为死亡。”

维米尔的成就在他死后长期被艺术史忽视，他的有些作品甚至被冠上其他知名画家的署名。两百年后的1860年，当时的德国博物馆馆长古斯塔夫·瓦根在奥地利的一家画廊里认出一幅署名为彼得·德·胡奇的油画是维米尔的作品。经专家研究鉴定，一份维米尔作品目录终于在1866年被公布在《博克斯艺术公报（Gazette des Beaux-Arts）》上，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这位戴尔夫特大师终于遐迩闻名，广受美誉；虽然画家本人及家人对此已永远一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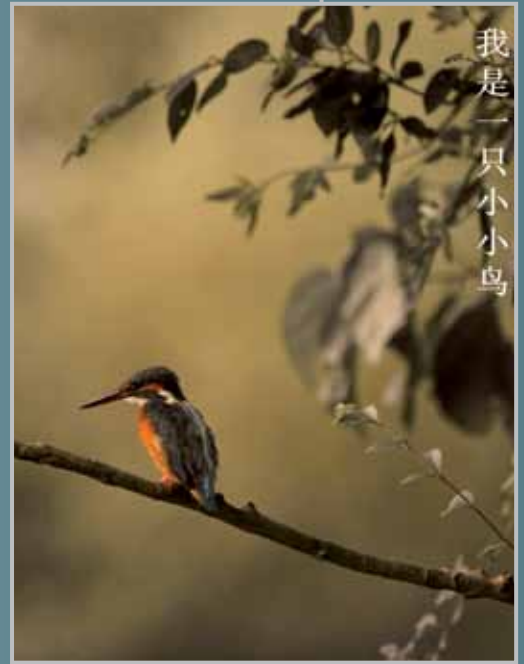
2012年，当莫瑞修斯美术馆的建筑进行翻新时，《戴珍珠耳环的女孩》被送到日本、意大利和美国展出，引起轰动，吸引了每一处的参观者，证明了它在世人心中的价值。当《女孩》在2014年回到荷兰时，莫瑞修斯人向游客保证，这幅作为这个博物馆的主要亮点的画作将从此不再出借；《女孩》将永远被呵护在家里。

三位荷兰大师成功与磨难的经历，引发了世间崇敬、感叹和惋惜等常情，也引导后人去总结一些生存的经验。对此，世人各怀己见。但这些大师们在艺术上始终共同依赖的，是他们各自独有的、不受世俗干扰的精神世界和奇特视野，以及由此迸发的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及非凡才能。这才是大师们无论身处何境都从未丢失过的最昂贵的神器。

2020年10月於 LA



2021年9月底明州校友幸运团聚。



酷鸟 摄影 虞重干 64届高中



腊月 and 放牛 国画 叶秋怡 66届高中





大峡谷

汤沐黎 (66届高中) 油画 1988

七律

《自驾游大峡谷》

天公巨手万层撕，雨濛云蒸烈日迟。
松柏狰狞岩髓咬，峡川坦荡地膛驰。
开怀索酒心先醉，触景生情目渐滋。
袖底唐风扬我兴，胸含画卷任题诗。

汤沐黎 写于1988年举家自驾美西游

